

漢元策

一卷下

漢書門類			
三	八	五	七
九	八	函	號
一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八	八
五	五
七	七
函	號
六	冊
五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57
冊數	6 (4)
函號	363 23

四



丙辰科嘉靖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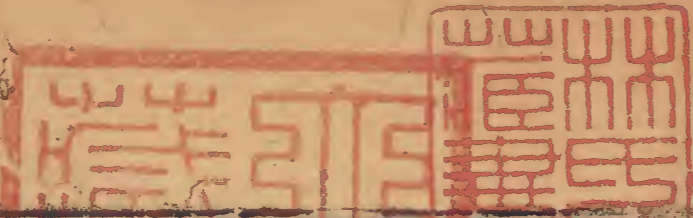
一

海東文庫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鄰哉都吁堯舜
之克聖不有高尚大良之功豈二聖獨勞耶夫以古元首股
肱真是一體臣曰相資不若茲時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
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
之哲能官人之智我欲問是知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
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對勿諱勿欺

臣諸大綬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治於無疆也必君臣相孚而後成德業
之盛必仁義相濟而後得馭臣之方何者君猶天也臣猶四
時五行也天道有默運之神而所以普生成之功者未始不



由於四時五行之布人君建維皇之極而所以達政教之廣者未始不賴于公孤司府之承然而君之於臣也其心一其任專故每盡夫使下之道而臣之於君也其分懸其事蹟或未篤夫事上之誠於此而欲馭之有方以致乎相孚之美賴之協助以臻夫至治之隆必也仁義之相濟乎仁也者渥之以恩而格其報禮之重者也義也者裁之以法而格其頗辟之私者也有恩以渥之則臣皆秉忠愛之忱而不忍欺有法以裁之則臣皆存寅畏之念而不敢欺愛畏之情交於中而靖恭之節著于外由是百官盡克艱之道庶政有維和之休猶之四時之各宣其氣也五行之各司其候也而天道之運於上者自然高明而愆乂不言而成化矣此唐虞之世所以明良喜起而道協於一心德業光昭而治隆於千古也不然

純任義而不渥之以恩則情意弗聯固非同心同德之義純任仁而不裁之以法則章痺弗著豈所以誠其自靖自獻之忠哉是故君臣相孚斯德業之本也仁義相濟斯馭臣之方也所以比隆唐虞而致治無疆者端不外是也恭惟

皇帝陛下

稟剛明純粹之資

秉仁義中正之德

恭默體道而上通

天載之神

推誠任人而允升人猷之治

盡倫盡制握君師治教之權

建極建中闡帝王精微之學

文命敷於四海

聲教達於八紘德已崇矣業已廣矣然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

俯賜清問即臣等目覩之事詢臣等知能之方臣草茅愚陋不

能仰承

德意然人臣之道事君之義臣講之素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

一耶臣聞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蓋言天為萬物之祖而不能盡左右之方故擇天聰明之監者而隆之以君師之任是代天之道者君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言君出庶物之首而不能兼百職之繁故擇賢才之可任者而委之以輔理之責是代君之事者臣也當以

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其道法天而不私以無心成化為至故君道常主乎逸臣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以夙夜匪懈為至故臣道常主乎勞粵稽諸古帝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固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時雍於變之休者堯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羲和授時舜納百揆益烈山澤禹抑洪水孰非賢良之臣為之惠疇若采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堯之治者謂之則天言其同天之無為而蕩蕩乎無能名也帝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亦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四方風動之治者舜亦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皋陶明刑稷教稼穡禹典禮後夔作樂又孰非賢良之臣為之奮庸熙載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舜之治者謂之無為言其得人之甚逸而雖盛德蔑以加也夫

語治至於唐虞亦云極矣為君至於堯舜亦可以無議矣而其必任乎臣隣如此則夫君享其逸臣任其勞固天地之常經而萬世之定論也但君之視天下也猶一身而人臣則或自私其身君之視天下也猶一家而人臣則或自利其家蓋自漢唐而下迄於宋元風會日漓淳龐寢散其間忠臣良相雖不無可稱而求其百僚師師如古唐虞之盛殆不可多見矣洪惟

太祖高皇帝應運開基統天立極而一時豪傑之士雲附景從若劉基之明炳宋濂之學行徐達之沉毅常遇春之勇畧陶安之論議王禕之忠貞率皆進之帷幄列之後先同心協德以共成一代光明之業交歡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由我太祖天錫神聖而馭臣有方實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秉匪躬之節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

父道成化

純心用賢委任之專也諛間不能携其情責成之久也進退得以行其志一有微能則因能而受之任不惜夫爵秩之隆一有微功則因功而加之賞不靳夫匪頒之賜至於禮意之優渥蓋乎若陽春

訓諭之叮嚀藹然如父子

陛下之所以待群臣者直可謂推心置腹而相待一體者矣三公九卿百司庶府圍覆幬之化而共荷夫生成浹雨露之恩而咸思夫報稱固亦更相淬勵勉自修省以求不忝於厥職無媿於乃心然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即今觀之臣未敢謂盡

如唐虞諸臣之良也亦未敢謂盡如

國初諸臣之盛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
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
國恤民也臣因是仰窺

陛下之心任賢所以為國使臣將以恤民是誠以天之心為心者
也凡茲庶庶咸宜以

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將安所逃於天地間耶然臣嘗
聞之治世非無小人自難乎其為小人亂世非無君子自難
乎其為君子方

今道協太平世登盛治而諸臣之中間有不率者是亦治世之
小人也不可以是槩視諸臣也願所以馭之何如耳今夫元

首股肱相為一體君上臣下道每相資非古之時為然而今
獨不然也良以古之人心即今之人心而今之士習非古之
士習古之人臣其視君真猶元首也其事是君真猶股肱之
衛元首也皆根於心之不可解而發於情之不可遏變而彌
篤不敢有一毫之自私也敬而罔怠不敢有一毫之自四也
而今之事君則有不盡然者坐而論道非無秉忠竭誠之臣
而懷欺徇黨者亦容有之矣起而作事非無效忠宣力之臣
而怠事苟祿者亦容有之矣藩屏四方固有旬宣而惠和者
而尸素養望亦未必其盡無也擁麾分閫固有戮力而矢心
者而損威失重亦未必其盡無也此其心非始於一念之自
私則始於一念之自四惟自私則忠愛之情踈而不能懇切
真誠以服勤乎王事惟自肆則敬畏之心怠而不能儼恭儼

恪以祗若乎明威以此為國安望其輔理之功以此為民安望其動恤之政此誠有如

陛下之所諭也然而自負其心則亦自貽其戚若萬物之自棄於大造而奚虧於天地之化乎若人子之自乖乎順德而奚損於父母之慈乎

聖制乃曰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而下詢臣等以知能之方臣竊仰見

陛下離照無私明見萬里之外

乾剛獨斷總裁庶政之幾別邪正之途而凡臣庶之隱幽咸得其情一日月之照臨而萬物莫不被其光也盡器使之道而凡大臣之任使各因其才一四時之順布而萬物莫不得其所也然則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固已曠千古而同符堯舜矣

臣愚一得之見則有仁義相須之說焉謂之仁者非姑息之謂也念一体之係而推容保之恩使之親而不相間耳謂之義者非刻薄之謂也防慈愛之流而用威克之道使之尊而不相玩耳斯二者在

陛下已預養而時出之而臣復以此為言者蓋以諸臣之中賢否殊途固有戴仁以圖報者矣而亦有見義而後懲固有感恩以作忠者矣而亦有畏法而後勸殆不可以一例齊也今

陛下之於臣寵之以祿秩榮之以聲名忠信以孚其心禮義以重其任仁無不至矣意者一於慈惠則惠襲而不以為恩過於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德秉忠竭誠者任之彌專可也其或懷欺而徇黨則天討之彰可不行歟效忠宣力者委之不二可也其或怠事而苟祿則廢黜之典可不主歟旬宣惠和者

進之崇階可也其或尸素而養望則三載之考可不嚴欵哉
力矢心者託之闔外可也其或損威而矢重則三錫之命可
不慎欵又或間行不測之威以懾奸宄之志時申核實之令
以稽文飾之奸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
者在所不庸某稱課最也必核其課最之詳而祿浮於功者
在所必黜某也任某事克勝其任旌之可也苟受直而怠事
則懲其瘵曠之愆某也舉某人不負所舉賞之可也苟阿好
而徇私則治其欺罔之罪推而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田
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令潢池之弄兵未息則知其
保障之才踈閭閻之貧困未蘓則知其催科之政急嚴明乎
賞罰而大起精明之功振肅乎紀綱而痛革因循之弊使天
下先滌心志聚會精神如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流

於元氣從令於天君呼吸運動神應默從而莫有不常攝者
斯則義之用也而實所以濟乎仁也法之裁也而實所以行
乎其恩也允茲臣庶皆將感乎仁而興忠愛之忱服乎義而
存寅畏之念在內者務啓沃之忠而思所以盡其道為丙魏
之同心輔政為房杜之明斷相資而坐而論道者罔不良矣
為汲黯之鎮重社稷為陸贄之竭忠贊襄而起而作事者罔
不動矣在外者效承宣之能而思所以供其戒為龔遂之寢
寇勃海為文翁之興學成都而藩屏四方者罔不勤矣為裴
度之削平淮蔡為韓琦之坐懾西羗而擁麾分閫者罔不競
矣元首明於上而股肱懷勵翼之誠腹心置於人而手足效
維持之義如此而喜起慶歌之盛豈徒專美於唐虞而已哉
此非臣之私言也唐虞之時都兪吁咈而上下交孚太和之

氣象固可想矣然而四凶之誅未嘗少貸焉是未始不裁之以義也我

太祖之時群臣協心而共成大業情意之浹洽固云至矣然而資奸之辨因而作傳焉則亦何嘗不裁之以義耶蓋仁者天地之和氣也義者天地之肅氣也人君繼天而出乎治憲天以立夫極則法其和而為仁法其肅而為義其道固所以相濟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臣又聞之先儒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故天地之道和風其雨長養萬物其機未嘗或息而雷霆之震霜雪之擊則一時見焉是仁義之用雖天地固已酌而施之矣

陛下深仁厚澤淪浹人心如和風之鼓舞其雨之滋潤天下莫不被之而間一行義以過惡懲奸固有斷不至於過者然而休

天之心憲天之道寧過於仁而無過於義此實臣之所以憺

倦仰望於陛下者也如事可罪也或原其過誤之情言雖慙也或諒其忠誠之惘擴包荒之度而罪宜從輕開遷善之門而刑過無小則天下皆知

陛下之用義也用乎其所當用者也其裁之以法也裁乎其所不得不裁者也而凡人臣之沐浴於深仁者固已德一而心同其自罹於罪愆者亦皆心悅而誠服如萬物之於天地然雖覆之而無憾如人子之於父母然雖勞之而無怨矣此之謂仁育義正相兼相濟固不以恩而廢法亦不以法而傷恩斯天地之全德而帝王之中道也乃若張鼓舞之大機用磨礪之大柄使天下士即未仕之初而預養夫忠貞之志當既仕

之日而益堅夫篤恭之貞則學校之教考課之法殆亦不可
緩焉蓋學校之設風俗之開也今仕初習句讀而其心多以
榮身肥家為圖則及其筮仕也授以官秩而藉為媒利之階
委以任便而視為肆志之地為德為民養之無素而安望其
能盡然耶是故必重學校如古三物之教六德之修使窮居
之日已真知夫君臣之義如范仲淹自秀才時遂以天下為
已任則行義之際庶幾不變其塞而忠君愛國自有所不容
已矣考課之典賢否之別也今庶官因緣為奸而典銓或未
得其情偽之實則雖亦猶夫考課也然賢者未必褒而為善
之心日弛不肖者未必斥而僥倖之心日甚黜陟幽明不無
失當而安望其能勸懲耶是故必嚴考課如古八法之治六
條之察使不才之流不得濫夫名器之重如三代盛時官不

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忠良之臣庶幾益加激勸而鞠躬盡
瘁亦在所不敢辭矣此二者亦皆所以行仁義之道而感率
人臣以效忠者也若夫明哲以知人論官而器使則固陛下
陛下德明德威之餘事耳而臣又何容贅耶抑又有獻焉仁義之
德原於天而根於心心焉既正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
之裁制即為義時而出之金行而不悖舉而措之參和而不
偏皆此心之妙用焉耳臣願

陛下益純敬一之功懋養淵明之德澄心正極省慮涵虛有敬止
之純矣而務底於緝熙有剛健之體矣而必期於不息則精
明之中萬理咸備公溥之內至德渾全存諸中可以合天心
達諸外可以發天機時焉以仁而用恩即天之和煦而不流
也時焉以法而用義即天之肅烈而不過也王道普和平之

美庶官成效順之風

至治保于無疆而

萬壽引于弗替天下之甚愚臣幸直上不識忌諱冒瀆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 主臣謹對

聖下敷明勳渙之績事耳前到入何容贊仰仰又自補愚口彙文
入以效忠昔也天即昔以映人歸官而端對國對不
孰亦非雨不難補美此二皆亦皆以行以彙文而為率
及迷知續開及思誠順忠身之百其幾益心熱憤而醉即其

癸丑科嘉靖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者是上下之職均有其
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之上者曷不自勉諸耶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不荷上天民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
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叔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比其
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曰心身行甚少先
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
在明白地聞見久矣必有不不易之論宜直列于篇以對

臣陳謹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致治于無虞者君臣相得之功保
治于無疆者君臣交儆之助何者天之立君所以任繼天之
責君之得臣所以弘子民之道是君臣之分雖殊而克艱之
司則一使非有相得之情則分隔而志不通無以究經綸之
蘊非有不儆之益則面從而心日弛難以致一德之孚惟夫
君立其綱臣任其事則心不勞而萬幾日理君虛其受臣獻
其忠則志不怠而化理維新夫然則君臣道合所以謨明彌
諧者有成功上下情聯所以輔理承化者有偉績鞏國祚于
苞桑之固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端在是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剛健中正之資備

文武聖神之德光昭

大統克續

鴻基肇中興之令圖開太平之昌祚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建

維皇之極者也臣竊伏草茅遙瞻

治化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

大廷之對而

聖策有及于君臣克艱之言臣謏陋粗疎之見誠不足以裨

國論之萬一然一得之愚敢披忠悃就

陛下所問及者而敬陳之嘗考之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長民之政也詩曰藹藹王
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言君之得臣所以体君而敷惠
民之澤也君代天而為之子是故所居者天之位也所宣者
天之言也所行者天之工也以上天化育之所以不及而寄

之于君則君之責亦甚重矣臣体君而爲之用是故所食者君之祿也所治者君之民也所理者君之事也以人君分理之重寄而托之於臣則臣之責亦不易矣是以克艱厥后克艱厥臣誠有如大禹所論者在昔唐虞之世代天者有放勳重華之聖其克艱之任爲不負矣而當時輔弼之臣隨事分理同心以協其謀都兪吁咈儆戒以成其美是以上下交而德業成而時雍風動之休至今稱盛治也三代之時在上者有祇台建中之君純德敬義之主其克艱之責可以繼唐虞而稱美矣而其贊襄之位亦皆相知以心形迹不累相濟以道飭厲無疑是以君臣孚而世道泰而雍熙太和之治後世言盛治者稱三代不衰也嗣是而降去唐虞三代遠矣安馬上之習而新語之猷陸賈徒肆乎空言尚經術之名而曲學

之說公孫得容于阿世盡言無隱魏徵之正直似矣而大綱未正不能措其主于三代之隆論語半部趙普之治平似矣而國勢不振不能致其君于雍熙之美甚至假經術以經世務而上慕唐虞之言徒爲欺君罔上之策其相得之情雖或時一見焉而交儆之道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求其相得交儆以盡克艱之任君逸臣勞以成致治之美者不有見于

今日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應人其統正華夷之大分復萬古之綱常一時經制之謨真足以並唐虞而邁三代矣觀其書大學衍義于廡壁而謂學士宋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大哉

皇言其深明人君克艱之任者乎臣嘗伏讀

聖訓諸書而知

聖祖所以盡其克艱之道者至矣論道主乎執中稽至本乎堯舜至于

祖訓之制尤所以示貽謀燕翼之道者自持守以至國政而大綱具張自禮義以至供用而萬目備舉他若

聖政之記通訓之章大明口歷之編存心省躬之錄其修身体道立綱陳紀所以遺萬世

聖子神孫之太平者詳且悉矣

聖作物覩而一時名世之臣雲從景附以弼成大業先幾如劉基
孝行如宋濂徐達之沉毅端重常遇春之剛毅勇畧李文忠
之器量沉閱沐英之謀慮深遠至于陶安之議論無雙王禕
之學兼體用上下之間咸有一德信非漢唐宋之君所能及也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明良相遇之盛蓋先後而有光矣我
皇上以憲

天法

祖之心懋高明光大之學

敬一傳心仁孝持念祭祀必致其精

誠憂勤先謹乎天戒則天德之純有以裕內聖之體矣

勵精圖治誠心愛民戚畹不得恃恩近侍不得干紀躬籍田之

耕下賑恤之詔則王道之備有以達外王之用矣

陛下撫日中之治而勤克艱之思信足以副

上天簡畀之明命而民胞物與未嘗少忽者也

德意所及萬方之黎庶皆將樂樂利利思觀德化之成而况爲之

臣者尚忍負之乎是以中外臣工莫不滌志慮以承休德大

臣法小臣庶三孤弘化六卿分職至于分藩專城秉旄仗節
文武之臣日思效忠而宣力者皆曰將以翼

九重恭已之化矣然而

聖制有曰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
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者臣請得而言
之臣聞之曰治世非無小人也難乎其為小人亂世非無君
子也難乎其為君子明于此者可以知其故矣昔唐虞之世
賢聖滿朝而有方命之鯀野無遺賢有虞之治至矣而比周
為黨後有一共工焉堯舜不以鯀為共工而盡乎在朝之輔
佐而後世之尚論者亦未嘗以此而病堯舜官人之明也

陛下以堯舜之心為心以堯舜之治為治而在廷之臣復以堯舜其
君為已青堯舜不能無共工伯鯀則小人之病國雖盛世亦必
其無哉故今天下之臣其在

朝廷輦轂豈無秉義竭忠之臣然而違上所好朋友作仇者未
盡無也其在百工庶府豈無亮采惠疇之臣然而納賄招權
誣上自恣者未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豈無彰順匡過之臣
然而附和面從黨同伐異者未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豈無
鷹揚効死之臣然而剛愎自用貪殘少恩者未盡無也其在
藩果守令豈無旬宣和惠之臣然而違道干譽尸祿養望者
未盡無也甚者剝民之膏脂以肥其家竊君之榮寵以張其
勢掠人美以市恩恣已私以敗度者未盡無也人之度量雖
智愚相越存乎御之何如耳陸贄曰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
瑰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
精吏治故其時萃淳良核實之能言下之係乎所率也漢之

三君固非純于王道之主然而御臣有其道則臣下之趨向隨之而况

聖明之世陋三君於不屑者乎夫君猶孟也臣猶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惟在

陛下轉移之間耳臣願

陛下崇寬大之體廣虛受之衷委任而相得益彰論道而交儆不替忠邪當辨而大臣之細過勿詰可也事理當審而言官之狂慙者勿遽震之威可也罔上當懲也而事無首尾泛相波及者勿槩坐可也陽是陰非臆度附會者可誅也而所見不同本無意絕者勿坐其生可也託忠賢以爲腹心開言路以廣耳目君有匪懈之誠臣懷媚上之忠而從後言如舜之所以戒禹也無怠無荒如益之所以殛也益梅舟如高宗

之所以望傳說也敬勝怠勝如太公之所以告武王也君臣之間手足腹心相待一体則感恩而圖報者咸欲自靖而自獻也况臣子亦素有忠君愛國之心乘時而思奮者乎由是懷才以效用者志存乎立功負德以匡時者事專乎報德廊廟之臣誠篤輔弼諸司之臣誠竭贊襄臺諫之臣誠盡其言藩臬之臣誠修其職郡邑之臣誠效綏牧封疆之臣誠固捍禦修於家者用于

天子之廷宣諸言者措躬行之實所以翊

陛下垂拱之化者在於此矣是猶四時五氣各司其職而君人者如天運於上不勞而化成者也君逸臣勞之義固當求盡其責然爲臣克艱之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而終言之蓋昔先王之世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以綱紀畢張

而上下並福也然治內者文臣之責治外者武臣之任今南
外之政雖亦同於徃古而徇郡黎民之困外地兵政之弊則
亦有可言者矣以民之困言之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
分之業南則病於稅產之虛北則病於邊防之擾至於災異
之地猶失撫字之方封洫溝渠鞠為草莽仰食待哺之民輾
轉而不能自給是以流離載道攘劫為生則民之窮亦已極
矣

陛下持由胞及與之仁而為臣不能致

國家於民康物阜之化甚非所以仰承克艱之意也更化善治
者尚當求先王治內之政乎必也重守令之選節浮冗之費
持撫字之恩夫

國家所以敷德意而拯救民者惟守令耳守令得人則承流宣

化可以恤民情之隱浮冗既節則食寡用舒可以裕財賦之
源撫字以時則惠溥情懇可以同一體之愛如是而民生日
厚民行日興煖衣飽食之衆皆有勇知方之徒也以兵之弊
言之勾稽有冊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老弱如故校
練有期而朽甲鈍兵無以當折衝之需侵兵有禁而私役專
利不足以一效死之心是以內地空虛邊庭弛備壯虜縱橫
而縮頸股栗盜賊竊發掩耳而不願聽則兵之弊亦云甚矣
陛下思患預防軫念於四夷之守而為臣者不能為萬全之謀國
家所以委任典兵之謀為臣所以業官盡職之道皆不如此
也揅弊以壯國者尚當求先王治化之政乎必也重將帥之
選慎教習之法嚴冒濫之刑夫將帥之任

天子所以托重恃力而振

國家威嚴之勢也將帥得人則干城腹心可以膺安攘之寄
教習時慎則步伐整齊可以備折衝之謀冒濫有刑則驍勇
克實可以祛疲弱之病由是律嚴明威日振干戈甲冑之士
皆藩城衛國之民也治內治外兼舉不偏則文武之臣所以
盡其克艱之任者力行而身體之矣

陛下擴天下之德而留心於民群臣承付託之重而效忠於
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惠澤日宣教化洋溢舉斯世之民而躋
之仁壽之域無有難為者尚何

九重垂拱平成之化不可致哉雖然帝王願治之心無窮臣子愛
君之心無已國家御臣之道揀時之政前已備矣至於根極
要領之論臣復躬有說焉臣聞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皆言人君一心用人之本也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道統之秘

九重端默而養乎虛明湛一之體則

聖心之純固足為照臨百官之本矣然慎終如始尤

聖心之所宜留念者臣願

陛下於官闈深遠之中心氣清明之際靜虛動直以植乎此心之
本察識擴充以達乎此心之幾使天理常明私欲淨盡則心
無不正身無不修而取人之本正矣由是而藻鑑清明群邪
不能為之惑權度精切衆說不能為之淆取舍不累於受憎
賞罰不徇於喜怒猶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而自應者也
百官之正萬民之正一惟預養此心之所運耳四海之內不
孰不聞盛德而來臣哉臣也尋章摘句非有正大不易之論

然而狂瞽之見始以御臣之道為

陛下告終以取人之本為

陛下勉惟以明諸其心上不負

陛下下不負所學而已惟

陛下憫憫愚誠而留神嘉納臣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

大重繼繼而泰平之世固非一之謂也

陛下不察以學之制為難於之殊

以五萬月費言入一以用入之本也

庚戌科嘉靖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於茲矣顧論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外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而言之

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念比歲以來

嘉祥屢臻方內又寧

天人交應之固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

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

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朕欲

俾休徵時若邊儻不聞百工允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覽焉

臣唐汝楫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敬畏之誠而後可以弘天下之大化有當務之智而後可以執天之大機何謂敬畏之誠上体天心下卹民隱精純而懇至者是也何謂當務之智辨人才之實得任馭之宜翕受而敷施者是也惟誠也故興道致治之具皆根于交修儆戒之真而其治也為有本惟智也故承流宣化之澤自得乎執簡馭煩之方而其運也為不勞治有本則王道敷于天德而天下之大化以弘運不勞則端拱委于責成而天下之大機以執是故古之帝王竭一己之

誠而敬天勸民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極一己之明而賢任能以聿臻其咸熙底績之功愛民以奉天知人以安民權度精切而恩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測也庶明勵翼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溥而無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萬國寧戢兵革而四夷服太和薰蒸肯不作致治之盛孰有如于此哉欽惟

皇帝陛下亶神聖之資邃敬一之學中和建極仁孝作孚

至德凝于淵默而靈貺昭祥

神功徹于

昊穹而休徵協慶肆今至治馨香昭格于上下大化流行徧滄宇華夷蓋千古所未有也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策以敬

天勤民之道惠卹計安之畧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道若渴之盛矣顧臣愚學慚稽古志切摠忠敢
不披瀝罄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乎臣惟古聖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敬夫勤民爲首
務益以帝者天子之子也天子者父天母地而以養人爲責者
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不勤乎然知所以敬天
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之政有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
徒爲虛文矣此又天人通一而不二之理也嘗觀之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何如其爲敬也書曰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如其爲
勤也故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亦
保亦臨武王之義勝敬勝其實且瑩徹于表裡而嚴恭無間

于顯微是以敷之勤民之政則所謂勞來匡直利用厚生歛
福建極康阜惠養者無不至矣故當時治化之隆冠絕古今
而卓乎不可尚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

成祖文皇帝續嗣丕圖其駿烈鴻猷固不容以殫述而其立極垂
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敬天勤民而已矣如精誠之錄

大祀之文皆所以崇

祀典而敬

天也因旱免租告饑賑粟皆所以恤民隱而勤民也垂億萬年貽
燕之謀以啓佑後人者猗歟盛哉

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至我

陛下妙契真傳敬承

先緒益有以揚而光大之

郊壇分祀辨正陰陽之位

欽天有記煥發昭事之忱其敬天也可謂至矣

躬祈禱以重農事蠲雜租以濟民艱發內帑以蘊困窮減貢獻

以節冗費其動民也可謂悉矣

臨御以來二十有九年于茲敬慎夙夜不遑寧處蓋始終如一

日也方今文恬武熙內寧外謐天下樂育于大和雍熙之域

而涵濡于汪濊浸潤之澤者亦既久矣然民歌有年之頌而

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烟塵鋒鏑或竊發焉

寇潦頻仍閭閻愁苦胡騎猖獗邊陲繹騷夫天人之應不誣

而安攘之功有自今若此者豈惟

陛下慮之臣亦且疑之矣臣請根據其說而條陳之夫王者求端

于天而察法于地天確然示人易也必五行四時宣其能而

後彰保合太和之化地隤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功

而後著含弘廣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也

而其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義太公之制矣臣聞天生萬

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一身裁天下之務不能以獨

理而命之庶職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稽古稱盛治者不過于唐虞三代然欽明濬哲之

德必牧岳熙載寅亮天工而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寬仁勤

儉之德必百僚師師俊彥旁求而后文命覃敷兆民允殖之

治成焉至于文武亦必六卿率屬以摠之於內九卿分治以

布之于外而後咸和永清之治成焉百姓用康在庶官之惟

叙黎民敏德由臣隣之克艱大抵然也且人君以一身成位
乎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一運用也屯民之繁庶務之集非
惟勢不克一而身已亦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於
逸者也故人君于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圖之譬之柁以
運舟括以發矢功用神速無難致者固非物也而德
澤之流普徧而無方矣亦非事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兼
舉而不匱矣益所謂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
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者此爾臣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
未盡者臣愚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治世焦山烈石之
旱不累于明王化足以成風動而不免于有苗之征德足以
臻時久而免于鬼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何代無之殊

不足爲有道之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仁愛人君時出災
異以警動之又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侵而患無禦之之具
不貴有禦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然則

今日仰答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禦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講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
乃玩愒貪殘不念于民者歟大哉

皇言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觀萬化之原者也臣請發

淵衷而極論之夫變不虛生致寇有自天變之來人心之怨也人
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憫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奉行于下者或不能精白以承
休則膏澤屯而不究矣外夷之侵內備之弛也內備之弛將

領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軍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閫于外者類多苟且以塞責則威嚴弛而不振矣嘗聞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乃今催料賦歛以效職而無旬宣惠和之政簿書期會以呈能而鮮亮采請共之惠甚者假上剥民爲國歛怨恣意貪饕肆行漁獵者尤可畏也夫守令之官最爲近民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小民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歷

陛下焦勞之恩而斯民流離轉轅沾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於將非其人將不能將兵由於用非其道乃今世冒統袴之豢習難以責其折衝禦侮之勇召募挽強之粗才初不聞乎堅瑕張弛之方甚者擅奪首功扣除常給殘虛多端廢刑無厭者尤可畏也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領皆若人焉則邊任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切

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禱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足國安民之道弭災禦寇之方豈必他求哉蓋明百官修輔則夏后之山川以寧方叔壯猷則宣王之武功以競今日民生之未遂守令之責耳邊圉之多儆將令之責耳

陛下知致弊之由苟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難曷思所以更之乎史有之曰今之邪守民之師帥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息澤不流蓋言守令之任不可不重也任守令之道大約有三精其選嚴前謀又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悃幅之求監賢愚混淆之先里殿最核實之條畧累資積考之說所謂秩當

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可也他若馭之以八統
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固亦有可行者也志有之曰將
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任不可
不重也任將領之道大約有三慎其簡重其責假其權而已
矣必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驥貨進功必錄
而不以賤遺罪必誅而不以親貸無持細苛而長卷其技石
超距之氣可也俯從寬假而開放其驚擊虎搏之心可也他
若先之以六術繼之以五權察之以八徵法固亦有可用者
焉甄別黜陟之典行則賢者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
鼓舞振作之用神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以效川由
是稱強項者有砥礪名節之董宣持風裁者有不畏貴戚之
鄧都後催科者有勞心撫字之陽城敦本實者有修明禮教

之衛颯而守令得人矣守令得人則民遂安全飽煖之欲而
無咨嗟愁苦之聲陰陽不至于繆盪氛氣不至于充塞人心
訢合而天休滋至何有乎水旱饑荒之患哉設或救有適然
災沴時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謂有道之國天不能災
地不能阨年穀不登而民無菜色者固自名矣由是司督撫
者抱良平之器膺統馭者負韓白之才分閫授鉞者必李牧
魏尚其人焉據險阻要者必張仁愿王承嗣其人焉而將領
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摧堅制勝之具而無奔北敗衄之虞
先聲以奪其志持勝以寢其謀聞望精神可以潛消驕悍何
有乎憑凌侵軼之患哉設或桀驁未馴梟雄反覆而養銳蓄
力禦備有素所謂來則懲而懲之去則備而守之寧我制人
可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兩

電不為災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重三譯而來朝臣愚
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臣舉其要猶有言者焉夫養士
莫大乎學校而今之守令學校之所儲也必謹庠序之教崇
師儒之職一道德以明禮義而不以割裂裝綴為能尊經術
以正習尚而不以規程課式為藝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
在鄉學則菁莪樂育之教興鬼置好仇之才出矣故居則為
端人正士出則為循吏良臣而何慮乎守令之不賢選將莫
大乎武舉而今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身飭騎射之技兼
舉文學之科深于兵法明經者隸其事而庸妄不之用親試
其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位而章句不之取不率教者不
得舉于鄉不有實學者不得舉于司馬則仁義忠信之道明
奇正機權之畧諳矣故無事則為帷幄贊畫之臣有事則為

腹心干城之將而何慮乎將領之不賢雖然臣究其本猶有
可言者焉孔子曰為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取人以
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安民之惠行純心
之本端斯用賢之道得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况乎人君以
一人之聞見而欲盡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給是故
議道自巳以守至正恭己南面建其有極夫然後明目達聰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百官之妍媸孰有能適其情者
乎于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工罔不碎斫薦忠修
明職守政治彰教化洽而海內晏然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之謂也仰惟
陛下敬一持心無逸示訓敦操存涵養之功懋時敏日新之學所
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矣則夫取人以身之則純心用賢之

本臣復何言哉抑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蓋言銳于始者未必繼于終而勝于暫者或不持于久故四時常運不息其機日月貞明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健不輟其功純一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夙夜而不怠基命之所以宥密也今

陛下齋慄對越之心勿懈須臾惻怛慈惠之念無少瑕翳固矣然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之防實則無時是故作之以憂勤矣而或乘一以因循出之以誠篤矣而或勝之以儀文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少有弗至竊恐虛靈之體必將窒而不達裁制之用亦有發而不當者矣臣願

陛下始終如一而不雜于二三自強不息而無有乎間斷防閑于莫見莫顯之際敬謹于不言不動之時端莊靜一疑其貞也

明通公溥植其本也慎密緝熙聯其開也長承貞固恒其德也根抵于一心而頭設于庶務卷之于退藏之密而遊之于酬酢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機由此執以此事天則懇惧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有克知灼見之明以此立政則妙裁成經緯之用行于朝廷而群工率職矣布于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溢于蠻貊而四夷來王矣克塞于穹壤而萬物蕃育矣三光凝七政齊諸福駢集百嘉遂天德享而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功化之極實臣愚所惓惓懇望于

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下末科 嘉靖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

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師治教之責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自古
迄今百王相承繼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為大是故道統屬
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韓愈氏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則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
伊尹萊萊大公望散宜生之為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詳
畧同異果何義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謂周敦頤程
顥兄弟朱熹四子為得孔孟不傳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
之道統果若是班歟其講求著述之功夫可與行道者並歟
抑門人尊尚師說迺相稱誥而忘其僭歟漢唐宋而下雖不
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若詛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

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不可槩少果盡不可以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之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以上繼主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薦前業所以開天常叙人紀者歷百八十餘年于茲朕續紹祖宗鴻業登踐寶祚惟敬惟一叙彝倫敦典禮枌

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參贊繼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茲欲遠紹二帝三王大道之統近法我

祖宗

列聖心學之傳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舜禹文之後孔孟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于宋儒一時之論此朕所深疑也予大夫學先王之道審於名實之歸宜悉心以對毋隱毋泛朕將注覽焉

臣李春芳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弘帝王之道本於心心純而後道以之會心也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弗純則存諸中者無貞純精一之懿其於道也為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則祭諸外者無正大光明之業其於治也為小康小成不足以語天德小康不足以語王道斯豈帝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必本之心也渾乎天理而有以裕內聖之基而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業

天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學以純心
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當時也則帝王之治法
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肇
乎循之而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于有
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翼乎聖道而已矣烏可以與帝王
並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休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繼皇王道統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緝乎學而治之所由溥四達不悖黃黨透徹
融洽周遍二帝三王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二祖

列聖心學之邃近述而彌光粹乎無以尚矣乃猶于萬幾之暇
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且曰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臣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矣草茅庶賤何所知識可以仰裨

聖學之萬一手雖然涖濡

聖化益亦有年其于我

聖祖治道之盛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窺其涯涘矣敢不敬陳以
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是聖
人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請因

聖問而條陳之唐虞以往書契未立述哉無以稽矣故韓愈孟軻之所稱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自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雖異以言乎道統則均也軻謂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萊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然

觀孔子有志三代之英而自傷其未逮伊尹樂堯舜之道於猷畝而必以吾身親見為幸則托之空言者豈若見之行事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獨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莫之能當也何也夫所謂道者非徒以其蘊之心也以其本之心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道其清乎以之韓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寧乎以之總民物之紀則百姓太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實政又而實心昭焉体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與于此哉然求其要則心焉盡之矣究其功則學焉盡之矣何也非道無以弘天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學也者所以純心以体道疑道以出治者也夫哉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是故格于上下堯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欽明

乞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華協帝舜之道盛矣
然求其所以爲學者則曰濬哲溫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
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長禹湯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所
以爲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紂熙執競其所以事其心者
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也文命
誕敷也萬邦惟懷也燕及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
魏乎其不可及者謂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道
至此而後謂之王道若夫皋陶伊尹諸臣贊翊之功固不可
泯而其它中圖太以恢弘化理建中建極以至昭道猷者豈
諸臣所得而專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享國長久者莫如漢唐
宋其間英君詎僻撫世宰物德澤加于四海功烈著諸天地
者亦不可少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是故漢之除秦苛也深得弔民之理以至七制興嗣
風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亂也汎牧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
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愛養民力出生靈于塗炭之
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繩繩相繼焉不可謂其盡畔于道也
向使盡畔于道則不足以總一四海整齊萬民矣又安能歷
數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後之尚論猶不能無憾焉
者以其學之未純焉耳學苟未純則蘊之心者不足以語帝
王精一之傳敷之治者不足以語雍熙太和之盛斯豈天德
王道之極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後講學倡于下此宋之四
子所由興也以周敦頤言之學以主靜爲宗以一爲要而究
其極於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默契道体者也以程顥兄弟言

之涵養則曰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順應覺天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講學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博極群書而會通於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學之大較也是其學固亦遠宗乎周孔而授之以政則亦伊傅之傳耳夫即爲伊傅也猶不可與帝王並况無伊傅之業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爲能行故道統在天下惟帝王爲能傳而臣之賢者能者則效用仰承于下者也輒欲接續帝王道統之傳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謂之有功于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統不可也何也不觀之天乎方萬物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風以鼓之雷以動之夫天穆然深爾確然靜爾然頌生物之功者必舉而歸之于天而日與風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溢天實司之而

日與風雷效其動而已矣可與天道並乎知日與風雷不可與天道並則知臣不可與君道並矣知臣不可與君道並則知四子者不可與帝王並矣而後之推尊者若黃幹則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得統于周子先師朱子得統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窮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謂于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於此至于真德秀則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吳澄則曰周子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夫德秀以爲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則誠有之若黃幹吳澄遂以四子爲直接皇上道統之傳于千載之下迺相稱述其論蔓

衍波流直至于今學者尊之而莫敢違信之而莫或疑抑孰知其失之過乎故四子講明著述之功不可謂其無裨于經而直以為遠續道統之傳與帝王並論焉是誠門人推尊之過恐亦非四子之心也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漢唐宋其帝王道統之傳端不可誣若秦之于漢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則皆帝王之驅邪烏足以與斯道哉至乎胡元則又我

皇天厭亂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

成祖文皇帝篤生於後丕紹鴻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唐虞

三代之盛而超軼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非本于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存心以體道體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勿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嘗求我二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錄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歟存心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灾祥者備載以垂訓而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之道者評述以迺後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

則我

二祖之所以爲學者具見于二書而精純貞一心即二帝三王之
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奚
惑哉此

列聖之所以克萬前業開天常叙人紀歷百八十餘年而
皇圖鞏固者信皆有得於是也恭惟

陛下以聰明聖智之資懋精一執中之學心之所裕者與天地合
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肆今大流衍百姓太和
德洽于中夏威行於蠻貊至治馨香達于上下而休徵畢集
千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嘗竊窺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典要則又莫過於
敬一之一箴而彛倫之叙典禮之敷所由出也臣請得而颺言

之其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体而行之惟德是據益言道
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違寧處益言
學以體道也其曰敬怠純駁應念頓殊徵諸天人如鼓荅桴
益言治以徵學也其曰郊則恭誠庭嚴孝趨肅于明廷慎於
閒居反躬以實踐也其曰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
衍蕃盛考祥以視履也語其目則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究其
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
帝三王之心而至治之成近有光于

二祖

列聖之傳遠以賡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體信而達順合一而不
測者也存之爲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裕達之爲王道而富
有之大業以昌帝王之道統謂不在茲乎臣欲以議其盛而

且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為

聖學之禪乎然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於
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學必緝熙而後
底於純治必永貞而後底于化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

端拱穆清之上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純也
此勅天之命惟幾惟康堯舜所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遠剛
柔異性輕重異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堯舜所為拳拳也學之純者不使其或間化之洽者
不使其或漓夫然後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非我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輔臣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若防閑
此心使不妄動尚誰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縉曰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
自然純是天理是

二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願
陛下毅以道自任上法乎

二祖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體
察之於幾務既興之際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虛
也神而明也與太虛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臨焉四時同
其運行焉萬物同其沖和焉則一心既正萬化以行敬不期
敬而自爾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
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於用人必當

而韋陶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單敷則又此
心之妙用而我

陛下之餘事也何敢以竇

聖聽哉

陛下倘能鑒臣之愚而于所謂敬一者貞之于久而會之于心則

道統之傳亘古今而獨盛矣斯文幸甚

宗社幸甚臣何任祈一隕越之至 臣謹對

二聖之學河不折于山而羊之山亞頁

自然與共天野吳

張師文皇帝嘗儲神淵曰以謂精惠事來似道學之世也

此以對不更陳尚請語也

大亦所皇帝嘗儲神淵曰以謂精惠事來似道學之世也

甲辰科嘉靖二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一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

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者邪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信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

下至于

列聖相承懋修文德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纘

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

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同德基之立于君

是以教化莫克行於外者也然朕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

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

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畧亦

狀元第一卷
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忘毋隱

臣秦鳴雷

臣對臣聞帝王保大業于無疆者有經國之規模有植國之根本規模之經也存乎法根本之植也存乎仁是故崇文詰武經制豫定使夫法之行于天下者整飭而不可紊夫是之謂規模修德行仁膏澤下究使夫仁之洽于人心者固結而不可解夫疑之謂根本經制定則國威立德澤究則國脉固由是萬姓胥悅于域中聲教四訖于海外大業之保蓋卓乎不可拔矣自古帝王享國長久之道何能外是二者苟法矣而未仁則品式雖周而所以綱維之者無其本仁矣而無法則恩意雖篤而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是謂治之偏而弗會其全始雖善而終流于弊將何以保基圖之固而綿國祚之

永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中建極仁孝作孚

德化洽於民心而萬邦時憲

神武布於海宇而四夷來賓續

列祖之鴻圖貽百世之燕翼太平有道之長端有在于

今日矣乃猶不自滿假特進臣等于

廷策以禦夷之道且欲求夫長治久安之術是豈徒以修舉數

事為哉誠以草茅之下必有明習文武大猷可以禪補治體

者而非其人也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敢不參之經傳酌之時宜俛

攬愚見以對揚

明招於萬一乎臣嘗考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天道

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雖以生物爲心而理物之責不能不望于君君之茂膺天眷也非徒肆于民上實以君師之道存乎我而代之理也則凡斯民之安危利病世道之否泰盛衰凡可以克盡其道而奠天下于文熙武謐之域者自有不容于不講矣今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帝王也者又所以法天而首治者也是故帝王以仁育天下非文無以昭休明之治故凡崇獎儒彥懷保黔黎與夫體國經野明物章軌以成經緯之德者皆文之屬也帝王以義正天下非武無以示撻伐之威故凡選擇將帥振勵卒徒與夫誅暴禁亂飭法嚴備以成安定之功者皆武之屬也文以敷德則海宇奠而內順治武以示威則疆圉靜而外威嚴此誠有國家者不容

以偏廢者也使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義勝而流于剛其何以敦渾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仁勝而流於懦又何以立精明之治功也哉乃若召公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此其爲言若有所偏者而不知亂者保其治者也危者保其安者也是揚武者乃所以覲文初非好于用兵也一或講之無素備之弗豫則所以爲防者必踈而其爲累也亦必不小是誠不容以或後者也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能以必去焉者也是故先王建國列之侯封采服之外所以峻其防焉號令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所以別其顛焉刑以懲叛禮以懷來所以服其心焉柰之何狼子野心非我族類重以消長之勢無常強弱之機莫測值其弱則稽顙而稱

臣當其強則犯順而干紀蓋自古則然矣故有化足以成風
動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又不免于鬼方之伐
治足以致中興而不色於獫狁之孔熾是又奚足為盛世之
累或故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強而患吾無禦之之具不貴
有禦夷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矣強本以治內嚴
兵以固圉來則必致去則不追務使各安其所而不敢干吾
治者茲非計之良乎三代以降此道則寢微矣嬴秦命將出
師築塞以禦強胡糜費巨萬夷患未祛而國繫已不可救矣
是故虛內以事外漢武以雄才大畧之資為窮追遠討之舉
登南臺于塞北絕王庭于幕南夷氛雖息而民生已不勝困
矣是謂計末而忘本斯皆策之最下者也他如唐稱臣于突
厥既病貽謀之不臧宋追辱于遼金復患修攘之坐失是文
幾于無策矣安得而不淪胥以致滋極乎幸而

天啓

皇明我

聖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奮起淮甸迅掃腥膻驅之北歸絕其南

寇建自古所未有之事功復帝王所自立之中國

神謨勇畧固嘗以武功定天下矣至于

即位之始干戈甫息乃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者其故何哉

夫亦以天下初定扶傷持危舉天下休息道莫先於此非故

果於忘戰耳也觀其思患預防

垂訓諄切所以真不拔之基以貽則後昆者何深遠也肆我

成祖六飛三駕再昭撻伐之威爰及

列聖養威峻防不忘制馭之策其所以綿

國祚之永而恪遵

成憲者又何明備也仰惟

皇上蘊神明之德際

中興之期武以止戈為威兵以全國為上疆場之患撲之於方
萌隱微之禍消之于未著南夷繫頸北虜貢琛唐虞三代之
盛何以加此

聖祖

神孫後先相望

盛德大業萬祐無疆

國家長治久安之術尚何以他求為哉雖然帝王望治之心無
窮人臣愛君之心無已故古稱人舜之知必曰好問好察彼
賈誼當文帝之世猶有取于曆火積薪之喻焉則臣雖愚

所以仰稱

德意而自靖厥忠者可終默焉而已乎臣請得而籌之夫王者

以京師為室以諸夏為庭戶以四夷為藩籬其內外遠近之

分先後緩急之序益不待較而知也粵自先王寓兵于農之

意既壞而後世制禦之道不容不分要之厚民所以足兵恤

兵所以衛民實相資而非相病也然則端本自治之道夫亦

于二者而加之意乎以今日之民言之安其田里施之教化

殿最書于臺臣而守牧有考利病關于藩臬而興革以時以

至水旱凶災之必聞賑貸蠲免之屢下是

陛下所以厚民者無不盡也以今日之兵言之歲給之衣月給之

糧額籍總于司馬而逃亡可稽節鉞授于制帥而上下有統

以至團練教習之有方賞罰鼓舞之無倦是

州元錄 卷一
陛下所以恤兵者無遺策也夫民安而本益以固兵精而氣益以振是宜勢益以昌威益以遠文熙而武益以謐也然而北虜之窺伺猶昨邊境之烽火繹聞頃者入我中國若陷吾人之境誠有如

聖諭所及者此其故何也 臣愚以為

聖心之憂民至矣而所以宣力于下者或非其良

聖政之養兵善矣而所以分闔于外者或非其寄是故以承奉敏捷為能而不勞心於厚下以期會簿書為急而不加志于推恩甚者銳意催科虛張歛散之能厚自封植因行漁獵之計夫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使天下果若人焉又安能保斯民之皆得其所乎以統袴而濫鞞鈴之寄方畧有所未聞靈士卒以張威福之權撫綏有所未備甚者功番速化馳捷報之虛

聲志切自肥仍僨帥之故轍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帥而咸若是焉又安能保邊兵之皆樂於用乎夫民心不固而示敵以守是投之以可乘之隙守之未見其固也士氣未張而應敵以戰是先之以可敗之道戰之未見其利也然而長治久安之術抑何以他求為哉亦惟重守令之任而選之也必精使郡縣之布列皆龔黃卓魯其人焉于是嚴黜陟之典申久任之規勞心撫字必增秩以示榮奉職無聞必奪爵以示辱塞奔競僥倖之門斥闕茸貪墨之吏如是則民安而無復失所之嘆矣重將帥之任而簡之也必慎使闡外之分據皆頗牧韓范其人焉于是專委任之托昭勸懲之典有功必賞寬之以歲月之餘有罪必誅畧之以文法之細無以一人之譽而尚其賢無以盈篋之謗而撓其志如是則兵精而威

起報效之思矣由是而昭武勇以示威修戰備以利用謹閑
隘以辨奸遠間謀以防詐嚴吾之守以俟敵之戰將見投之
無釁覘之無隙虜知吾之有守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虜屈
吾之不戰矣茲固帝王萬全之策古今不易之道也尚無夷
患之足憂耶否則玩寇輕敵其禍大邀功主事其計危皆非
臣之所敢知也雖然禦夷之道固在于治內而治內之要莫
切于治心故心存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
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道統之秘

敬一有箴四箴有註所以預養此心者固已能自得師矣臣恒
慮操持之甚難察識之不易耳夫人主深居九重攻之者衆
倘于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一未至焉臣恐虛明湛

一之体有不能復如其初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明通公溥以祖其本靜虛動直以培其基戒謹于
不覩不聞之時察識于內外賓主之辨親賢遠佞俾一暴弗
替于十寒慎終如始使九仞罔虧于一簣淫哇之聲奇巧之
色則曰吾心之賊也使嬖之言側媚之態則曰吾心之蠹也
土木遊田之娛宮室侈靡之奉則曰吾心之所喪失而不自
覺者也兢兢如堯業業如舜慄慄如湯亦保亦臨如文不泄
不忘如武則心存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
由是顯設于

朝廷而庶事康矣

頒布於四海而萬民樂矣洋溢于蠻貊而四夷慕矣天地位萬
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非臣之

臆說也伯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漢儒董仲舒曰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宋儒朱熹亦謂其本不
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
而在紀綱此端本之道古今一致而實臣愚之所懷望于
今日者也惟

陛下不棄蕩莠

留神省覽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戰慄無地不勝惓惓仰望之至臣謹對

一之於其不謂其收其四矣耳

辛丑科嘉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亟急自昔唐虞三代
之治莫不由斯夫六經所陳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本
之則在禮樂然則政刑末務果不足以爲治歟抑各適其用
而不能相通歟議者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
下後世則不然歟否歟朕纘承

皇祖大統

列聖鴻緒踐阼以來不遑他務首以人倫典禮是究是圖益勤宵
旰者十餘年於茲而

郊社禘嘗之義始克協于成其在邦國鄉黨之制不暇悉指乃若
天子之事固不越此不知今日國家之禮亦有合于三代而
上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肇紀之初即以禮樂爲急蓋嘗徵賢分局以講究切劇今載諸大明集禮者可考也不知當時諸臣折衷損益果足以會其成而克副我

皇祖制作之意否歟抑猶有待于後歟夫復古禮樂以建中祀之極朕之志也何二十年間教化未盡季風俗未盡美灾害未盡殄生養未盡遂其故何歟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力此三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則斯言也將不足徵耶茲欲使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將何修而可爾諸士學道有聞久矣宜詳著于篇朕親覽焉
欽哉

臣沈坤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世也有立治之大本有善治之大法本

者何天德在我所以制作之根抵也法者何王道四達所以經綸之顯設也本之不立則法不能以自行法之不善則本亦有所未盡推究而言之本立而法行者有矣未有無本而善法者也體具而用周者有矣未有偏體而無用者也本立法善体用備矣亦未有治功之不成者也知夫此則禮樂之務中和之極與夫古今之制作治道之汗隆皆可得而言之矣自昔帝王立一經世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措之彌綸參贊之業是故修于身齊于家用之于鄉黨邦國以大同于天下蓋不獨當時蒙其至治而施諸後世猶足以俟聖人考之而不謬其不然者則圖治無本取給于儀文器數之末本與法判然二道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然豈惟無本且併其法而失之尚何足以與制作之列乎恭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陰陽之德總明聖述作之能建中和位育之功
撫盈成熙洽之運制禮作樂盡善盡美信乎遠追古帝王之
道而無媿近守我

祖宗之法而加隆者也猶且進臣等于

廷詢以禮樂之務欲何修以比于先王之盛此誠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草茅迂賤何足以識此雖然言及之而
不言則謂之隱况黎獻帝臣方齒于萬邦之舉而愚者千慮
或異於一得之末哉臣敢不掇拾所聞以對嘗惟六經之道
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天高地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先王觀履之象以制禮是故
有取于天澤之分而截然不易者其體也觀豫之象以作樂
是故有取于順動之義而歡欣無間者其情也蓋天地示人

以和序聖人因造化以成能且聖人之所以自淑其身心者
要亦不出于禮樂之外粵稽古唐虞三代若堯舜禹湯文武
武之爲君既皆以精一執中之傳建極于上而一時輔埋承
化之臣又皆夷夔伊傅周名之流典司于下其在當時自民
生日用之常以極于際天蟠地之盛蓋治外無道道外無治
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其治化之隆已四達而不悖矣
宋儒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
也斯時也以禮樂爲治即所以爲政而刑則視爲輔治之法
雖以是爲末務要非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者矣至於後世
享國之久者莫如漢唐宋蒐考其時雖議禮作樂後先相聞
而要其制度之所就則如綿蕞之習房中之歌貞觀之儀七
德之舞與夫通禮之名雅樂之定紛紛制作未能悉舉大率

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以下諸君既非有純王之德主之于上而一時任事之臣又非皆庶幾禮樂之賢以承之于下則其治功之所及要亦止于漢唐宋而已再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文者也斯時也政與治既爲二道則禮樂不過爲觀美之具而政刑亦從事於苟且之間豈止于不相爲用而已哉天啓

國朝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斃之後除殘去暴拯生民于塗炭之中所謂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而又當興王之始三重既備則制作之任自不容追故于洪武初年天下甫定雖日不暇給而必首以禮樂爲重徵賢分局講究切劘方開天肇紀之初其規模宏遠非復漢唐宋之草率矣蓋我

太祖以天縱聖神之資得治躬治心之道凡履中正而樂和平之實備載于

聖政記諸書者可考而知也方是時明良契合天作之會夷變經濟殆不止于陶覲牛諒諸臣而已若今

大明集禮一書其旨則斷自

宸衷其成則出于魯曾徐一夔董彛梁寅諸臣之手其禮之日二十有六以至于冠服車輅儀仗鹵簿之制其禮之成有九以至于黃鍾太呂弦歌千羽之式禮樂明備凡以和神人而諧上下者未必非我

太祖制作之意而在當時諸臣亦足以爲會其成矣然以郊社之合祀並舉于一時祖廟之烝嘗未分于特裕

大禘之禮未之蒐講
明堂之議莫有建明

列聖嗣守鴻業以來率而行之亦以舉之而莫敢廢廢之而莫敢
舉也然而創與守之時不同文與質之尚未異况三五之不
同沿襲而善繼善述惟聖者能之則

今日之禮樂所以因畧致祥隨時從道者豈能不有待於

皇上也哉蓋我

皇上極建中和功收位育同符

太祖遠駕唐虞德與位之兼隆矣而又當世運百年之餘治功有
成之日嗣統更議之始倫理正名之物所謂聖人乘時之會
天下改觀易聽之時也臣在學校常伏讀

明倫大典而已知

陛下致董于綱常倫理之間矣夫禮非聖莫之有作既作而致其
情則處其心之所不安者皆不能以無易也嗣是而後每

大禮更定必

誥詔海內故

天地昔嘗合祀矣今南北郊之建
圓丘

方澤壇坎分方位之各得其所也亦嘗並舉于上辛矣今冬夏
二至根陰根陽順以逢其吉時日之必從其類也

國祔首建

四親廟既而兩京

太廟之制乃同堂而異室矣

皇上特立

太廟奉享

太祖高皇帝以報開創之功創建

成祖廟百世不遷以崇

文皇帝守成之德自

仁宣以下三昭三穆各專

一廟親盡而逆遷此即王制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之義

廟樂之章佾舞之數聲容之實節奏之美率多出于

皇上之所裁定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信乎自隆古以至于今則我

國朝固當制作之盛由

祖宗創守以至于今則我

皇上又豈非集衆美之大成者哉然禮樂治道通一無二我

皇上既以禮樂爲治二十年間

宵旰圖維亦云至矣顧于治化之隆方之古昔或有不逮教化

之未盡乎風俗之未盡美災害之未盡殄生養之未盡遂誠

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其故端必有在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夫所履所樂非

止于見諸制作以爲經世之具而已言斯須不可以去身也

禮有之曰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故斯須不莊不敬則慢

易之心入之矣今

陛下自起居食息之微以至于刑賞舉措之大自深宮獨處之時

以至于

大廷朝見之際果能一一盡出于中正而和平否乎此臣之愚

昧不識忌諱願

百四

陛下寬其斧鉞之誅而自省焉使其盡中正而和平耶則治化之未隆者不足待也使萬分之一有未合耶此固升降污隆之本矣况今内外大小臣工未能盡體

德意禮樂之教發端

朝廷而莫能宣布于天下故品節限制之不相踰越似亦可謂序然驕亢者或不相侵侮似亦可謂和然利害而從傾奪不下于讐敵凡若此者未必其盡去也夫以如是諸臣既不能以禮樂之道自淑其身心又不能致禮樂之道以事乎君上亦此教化風俗災害生養凶者之所由致也陛下誠能因臣之言赫然奮勵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出之也既有本而不窮其行之也又有漸而不紊則太平之效可以立致而孔子之言豈欺我哉臣又竊有說焉今天下以禮樂為治要之雖不能盡合而亦不至于盡廢然作興感化之機實出于學校而禮樂二經殘缺已久昔人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有其數尚不能悉其義况數與義之俱失也先儒朱熹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而樂經有有取于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夫別求聲音以為譜謀之說今幸際

皇上操制作之權而二三大臣豈無可與寄刪述之任者乎誠能頒之學校聯之師儒取之科第需之歲月肄習既久必有能者出焉此亦禮樂之大務也乃若所以建極之本致治之機則惟在我

皇上持守此心內外合一久暫同歸中正和樂之日新而制度文
為之富有則天德備而王道行其輔理承化之功又
今日家相之能事耳草茅之見迂踈之談不切經濟然求言之

道願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戊戌科嘉靖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義為論乎於是未
免賢者自相私反必如聖經而後可且今人尤大非賢者及
人君總一用義即謂嚴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為治非三代
之治也却一不之反于已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
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歟將欲利之是貪慾之是
縱國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至于上下禮度悉不之慎為之君
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當否抑果當乎朕祇承
天位惟民是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負國靈民之圖奚為用哉爾多
士師孔子之學必心孔子之心將此心之平正陳為篇列以
除弊草私之道衍為仁育義斷之方以告我勿諱勿欺朕親

覽之

臣茅瓚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臨天下也內必有敬天之心而外必有
憲天之政夫天者理之原也人君代天理物故其所行必求
端於天之道雖廣博而難終窮神妙而不可測而其端不
過有二曰陰與陽而已矣陽居大夏以長育為事有剛道焉
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用仁而凡為慈愛為謙屈無非仁之
統體矣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有柔道焉王者繼天而為之
子則用義而凡為果斷為裁判無非義之散殊矣故天道運
而無所積帝德運而無所私以此存之于中是謂敬天純王
之心也以此發之於事是謂憲天純王之政也合心與政皆
純乎天夫是之謂格天之治而堯舜禹湯文武由此其選也

奚獨三代之治為然乎欽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自即位以來信賞
必罰威行如雷霆發奸摘伏明照如日月對時茂育容保如
天地蓋粹乎斯道之中而建維皇之極者也臣也竊伏草茅選被
治化又矣乃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興于
大廷之對而

清問及焉求惟聖經之言而有取于仁義並行之道既而有慨
於庶官之靡而欲以無夫治教之法且冀臣等以除弊革私
之道為仁育義斷之方而

戒之以勿諱勿欺也顧臣之愚陋何足以仰裨

休德之萬一手雖然有所言而不實是之謂欺則上負

陛下矣有所言而不盡是之謂諱則下負所學矣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疇昔之所自許者謂何

朝廷之作食者謂何而可如此也臣敢披摠衷悃就

陛下之所問及者而條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惟天下之道有經有權經也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權也者或相兼以適其宜或相濟以補其所不及者也人君撫輿圖之廣臨兆民之衆天下之所恃以立命者也苟一于義則威之太震民畏之而不敢親一于仁則惠之太褻民狎之而不知敬是仁之與義猶天之有陰陽而不容以或偏也臣故曰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德教以象天之生育仁矣而義者未嘗不防之于中刑戮以象天之震撼義矣而仁者未始不具乎其內是仁義之交相爲用猶陰陽之互爲其根臣故曰道之相兼以適其宜也然天下之勢有強弱

而人君之政有德與刑乘弱之後者利用威而乘強之後者利用惠此其操縱斟酌之間猶之天道之兩以潤而日以暄雷以動而風以散既成萬物而人莫窺其神臣故曰道之相濟以補其不及者也是故仁義之爲道也一定而不可易者以立天下之經或相兼以適其宜相濟以補其不及者以達天下之變稽之于聖經驗之於往古何莫不然彼其去義以爲論專任德而不用刑者何其失之偏乎臣伏讀

聖制之篇而有以辨人言之爲妄矣人之言曰人君纔一用義即謂之嚴刻任刑非三代之治臣愚以爲用義之與嚴刻任刑不同也既曰用義則不可謂之嚴刻任刑曰嚴刻任刑則不得謂之用義人君之于天下何庸心哉視其理之所宜而已矣苟于義所常用則雖殺人而不可謂之嚴雖致人于死而

不得謂之刻也。以義之爲道當如是也。至謂用義非三代之治。此非所謂知理者。臣不暇遠引。泛取即以三代之專論之。禹之承舜也。先罰後賞。以示威湯之革夏也。申威誓衆。以張武而文武之繼殷也。驅除元惡。殲滅暴國。以救民。故夏有禹刑。商有湯刑。周有甫刑。三代之得天下。雖曰以仁。而未嘗專倚于仁。有義以濟其仁之所不及也。後世事不師古。遂以爲三代之治。純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遠歟。是故不朝者賜之几杖。受賄者媿之金錢。言寬仁者莫如漢之文帝。然姑息成風。乾綱罔斷。故不再傳。而有指大如股。脰大如腰之患。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言仁厚者亦莫如宋之仁宗矣。然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故不再傳。而有流言道路。變今推恩之譏。夫二君則漢宋之良也。一于仁而不義而

其流弊猶不免有如此者。若是而謂三代之專于任德。後世之專于任刑。可乎。不可乎。由是觀之。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其仁義之並用。內有敬天之心。而外有憲天之政也。後世之所以不古若者。以其仁義之或偏而不能審時以度勢。其于天也。或襲焉而不知敬。或悖焉而不知法也。我

太祖高皇帝承元人積弊之後。故其所以創制立法者。大率以嚴爲本。及天下已定。又戒

聖子孫孫。不得復用國初之典。是其仁義之並行。剛柔之相濟。其所以察乎天人之際。審乎消息之宜。而爲萬世慮者深矣。但國家承平日久。重熙累洽。民志日趨于玩愒。事體日廢于因循。蓋自正德以來。茲弊極矣。肆

陛下入繼

大統始振起而一新之故自

臨御十有七年以來革者故鼎者新蟄者奮困者蘊天下欣欣
咸覩太平于有象矣而

陛下猶有歛于官人者負國重民若追羨于三代之英而未之逮
者臣愚以為雖堯舜在上不能無小人此在君人者駁之得
其道耳駁之之道臣前所謂仁義之並用者是也蓋嘗聞之
法禁之不行自上犯之也而小民之所以敢為非義者庶官
之貪頑者故之也今天下之大其在於

朝廷輦轂豈無有秉義竭忠之臣然而道上所好朋友作佞者
未盡無也其在於百工庶府豈無有亮采惠疇之臣然而脅
權相滅誣上行私者未盡無也其在於都邑藩省豈無有旬
宣和惠之臣而違道干譽尸祿養望者未盡無也甚者削民

之膏腴以肥其家竊君之榮寵以張其勢掠眾之美以不其
恩恣己之私以敗其度者未盡無也

陛下尊禮大臣愈久益親体悉群臣有隆弗替其于股肱之良血
謨明弼諧者固嘗

撫之以恩而動之以禮矣而于此不悛之徒明罰勅法懲一以
警其百是猶春陽之後而震之以雷雨之威天下方將感
陛下之仁而畏

陛下之法奚為而不可行乎雖然處今之時勢而義之所當用者
非獨一馭臣為然也夷狄跳梁而橫于西北則薄伐之師不
可以不整也庶民僭越而擬于王章則奢侈之禁不可以不
嚴也軍旅疲弊而闕于勇敢則簡閱之令不可以不怒也凡
若此者要以精明之治而敦夫渾厚之体以立君道之紀綱

以躋

中興之盛業道莫有先于此者矣抑臣又聞之仁育而義正者王者之政也所以主是政者心也故必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而憲天之政謂非有敬天之心不可也臣嘗在誦

陛下敬一之箴而有以知

陛下之心直可以填諸天地而無疑也有德不敷是違天之所喜矣敢不敬欤有惡弗懲是渝天之所怒矣敢不敬歟以此常存于心兢兢業業罔敢失墜夫然後以達于政也仁足以育天下而下莫不歸于仁義足以正天下而天下莫不強于義憲天之政由是而會其全格天之功至是以要其極矣雖誠敬亦本易言也隱微之間真妄錯雜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苟辨察之功不悉于幾微

持守之力不繼于厥服則人得以勝天微得以奪理又惡知其爲仁而在所當用也哉故曰勿參以三勿二以二先行其言終如以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

陛下之言固可謂能自得師者矣除弊革私之道仁育義斷之方豈外此而他求乎哉臣始以仁義並行之道爲

陛下告終以主敬協一之功爲

陛下勉初非有驚世可喜之論然直意

陛下以言求士而臣之所以獻言于

陛下者惟以明諸其心上不敢負

明問下不敢負所學而已惟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留神採納焉臣不勝惓惓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下昏聩以肥其心土不殖貧

聖下以言求士而士之世以燭言干

聖下煥然非有薰世下喜之備然直意

聖下吉然以主難測一文依論

豈非地而由未乎若謂以二義並行之意

聖下之言固不謂非自其間者夫制執筆之世言其德之六

言然必以誠實盡無欺且而不已

其為二語亦不謂非其也又曰必以三德二八二表其

乙未科嘉靖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

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

惟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

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

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澤洽于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

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丕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繼承于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

冲昧之年入承

狀元

卷

百三

祖位幼弱不才多昭灾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廷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將擇而勉之欽哉

臣韓應龍

臣對臣聞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善法天者善致治者也善法祖者善保治者也不法乎天則致治者無其具不法乎祖則保治者無其具如是而欲望天下之治善其始以成開創之功善其終以隆繼承之譽祇見其難矣且古今言致天下之治與其

所以保天下之治者莫善于三代三代之治夫豈無因而致哉蓋其始也思垂統之難而法天以立其極終也思則業之難而法祖以守其成法天以立其極是故其始之也致天下之治而不見其化之塞法祖以守其成是故其終之也保天下之治而不見其法之弊自是而下駁乎無以議為矣欽惟皇帝陛下策士于

廷而以三代以後歷世久近之故為

問且及于創業守成之道誠

圖治之盛心也臣也竊伏草茅思見德化之成久矣敢無言以對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大哉

皇言其誠有見于治天下保天下之極者矣。臣則以為三代之所以長久與其治之所以隆盛者善法天而已矣。善法祖而已矣。後世之所以祚短與其治之所以不振者不善法天而已矣。不善法祖而已矣。法天法祖雖

皇言之所未及而實

聖心之所獨見者也。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夏后之有天下也而貽子孫者以典則商之有天下也而肇修者以人紀周之有天下也而不顯之謨不承之烈咸正無缺矣。夫典則也人紀也謨烈也何者而非致治之法則亦何者而非法天之道其後世之君如啓之敬承繼禹之道也如太甲之處仁遷義高宗之恭默思道也如成王之所其無逸宣王之側身修行也夫其繼禹之道也其處仁遷義恭默思道也其所其無逸側

身修行也何者而非保治之去則亦何者而非法祖之行夫其創業之主與其繼世之君所以致治之盛保治之隆其道有如此者歷世之所以永久此其基也自是而降言匡祚之久長者莫盛于漢然不事詩書而安馬上之習挾詐御臣而啓雜霸之治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元成如桓靈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唐然脅父臣虜而大義之不明推刃同氣而天親之有乖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天寶如建中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宋然受禪非正而繼立之不明崇事姑息而武功之不競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紹聖如靖康者無惑也夫開創于前者不知所以法其天則守成于後者亦將何以法其祖是以歷世雖久而治不

古者也

聖問及此得非有慨于漢唐宋之治之弊而欲復三代之舊矣乎然三代之治純矣而

聖意尤重有感于成周之盛顧以傳之所稱歷世最多傳作恒久而推本于文武之所積累者為言上以例夏商之治所以久而下以例漢唐宋之治之所以弊臣又于是而仰探

聖心之所蘊尤有慕于成周之治矣夫周之有天下也自后稷以來其君子則焦勞于外以躬稼穡之業其后妃則焦勞于內以躬織紵之勤為締為綌服之無教葛覃之所以詠也三之日于邦四之日舉趾郊風之所以歌也周之有天下其恤民之心勤民之事類如此則德澤之洽于民者誠深而嗣王持盈慎滿之道亦不容外厥五以為法者也夫其始之創業也

以天為心而以民為心故其終之守成也以祖為心而以天為心

聖問若此其亦心是心矣乎臣以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陛下心其心矣而欲有以法其法不必遠有所慕法乎祖而已矣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興也代

天復世重造中華舉天下被髮腥羶之民而歸之衣冠禮樂之域是誠振古所無之功德也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大定之後重熙累洽百有六十餘載振古所無之治化也今我

皇上以精明純粹之資

剛健中正之德因天下之心以理天下之政治化之盛比隆唐

虞三代而上之矣而猶不以至治之盛自滿臣伏讀

聖制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夫灾害之相宋堯湯所不免臣不

敢謂無是也然以灾害之招而謂不才所致自咎者謙上之

志耳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則出災異以警動之惟

陛下益修厥德以格天以安民可也若曰灾害之招然之數則

公孫弘之諛非臣之所以事

陛下也

聖制又曰茲來思

祖宗創業萬景惕然悚懼欲長保

洪業于無窮且欲使民咸有以遂其生物咸有以適其所而求

良法美意可以行之當時垂之後世者顧臣何人而當

大問然臣竊聞之臣賢于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賢于君則

將順以承休德臣也遭遇

聖明亦順承已耳復何言哉而臣猶慙臣以

法

祖為獻者蓋我

皇祖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何者心者必之所以與

我者也我

皇祖規心有亭以事心也民者天之所以視聽者也我

皇祖恤民有章以勤民也凡如此類無非緣法以致治則亦無非

因天以立法是皆

皇極經世一
皇上一有箴四箴有註即

皇祖之所以事心也

親耕有郊親蚕有至即

皇祖之所以勤民也法

祖之善卓哉無容議矣區區草茅之見其親何以仰禪

聖德于萬一乎臣竊聞之民之所以遂其生者在厚其生而已矣

物之所以適其所者在順其性而已矣寒而不虞其衣饑而

不虞其食厚生之道也

今之民果皆厚其生矣乎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

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順性之道也

今之物果皆順其性矣乎昔虞舜命棄以播時百穀正慮夫民

之不遂其生也命益以若上下草木鳥獸正慮夫物之不遂

其所也

今之在位者多矣果皆如棄如益之臣矣乎若猶未也惟在

皇上節費以裕天下之財慎動以端天下之極明法以立天下之

紀懋德以召天下之和虛心以用天下之賢闡聰以納天下

之言明目以祛天下之弊則萬民自遂其生萬物自適其所

而天下之化成億萬載無疆之業端在是矣然其要則又在

于無斁蓋天之行也健而不息故能成其大日月之行也運

而有常故能溥其照惟

皇上奮天道健行之勇

普日月義照之明勇以致其決明以察其幾不以始勤不以終

怠不以暫勉不以久忘則

皇猷允塞而法

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臣林大欽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踈淺不足以奉

大閱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功奉奉于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羨也然臣之所惧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為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為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其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

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為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

敢飾為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固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為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譴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為憂以足民足食為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頃更無死以待德化之成

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

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

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

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生于凍餒流離而

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于一家千乘之心可形于

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苟請萬乘屬天下者有救

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願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

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此矣異時勸興公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

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

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

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其焉

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

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

心法兼備此帝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畧也臣觀史策見三代

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

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于困寒者蓋

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為相

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

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

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况夫誠于王者而願有坐視天下于

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為不切愛民之政不為不行然臣所以敢謂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也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也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而已請因

聖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非桑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土者之所念而百安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眾桑者稀而衣者

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為灾以功惰冗雜之為病邊有烟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

民之所以耕桑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

若夫水旱虫蝗之灾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

焉何者特吾耕桑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

無所害也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沈夷狄盜賊不能

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溝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

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

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

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

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
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
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
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故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
免厚歛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
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感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
蓋平時之用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
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具有變則
不可復為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
政焉蓋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畧有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
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
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
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
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橫征病于豪強之兼併小民
無所利于農也以為逐藝而食猶可以為苟且求生之計且
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閭之小民剝
于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
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
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為
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
商之說然臣以為游民之固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

而徒爲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無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起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末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炫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陛下嚴異端之禁。戶道佛之說。勅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

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具於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蚕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升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

元托也

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離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賦，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

天下不至于饑寒凍餓，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味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已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歛，則難爲力。臣是以奉奉以省冗費爲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顯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已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為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為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名是焉。臣以為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

之。夫山澤之利。未盡。舉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

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

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饒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

猶存。而今悉為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上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為。任此憂者。此北人

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輟轉溝洫而不能

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為國之士。使守其地

而專一。以興田利為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為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

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

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

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

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

富貴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蕪。臣誠

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祗為

中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為褻祗者乎？是以願陛下以此為田利課，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棄弘羊以剝刻之術媚上而征權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太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為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

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權，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窮，夫勢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為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

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同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為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陛下何苦于此焉，不為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為，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

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關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舍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惧其溢。履薄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蔽邪也。故堯日兢兢。日業。禹日孜孜。湯日檢。臣

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頌

陛下靜居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利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誣。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選。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爲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爲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凱切時病之說故畧取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臣等聞陛下聖德日新天下歸心臣等亦當效忠盡心以報陛下之知遇臣等聞陛下聖德日新天下歸心臣等亦當效忠盡心以報陛下之知遇臣等聞陛下聖德日新天下歸心臣等亦當效忠盡心以報陛下之知遇

巳丑科嘉靖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殫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于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爲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

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歟至于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患此亦

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亡至于如此
邦欲安而得乎朕雖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
欲俾災沴潛消民生生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克而食足不知
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前多士于廷爾多士明于王道有日
矣且目睹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
所以于篇朕當勉為親覽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為施有
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為用施之溥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
用不勞而後憲天聰明之實著得是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
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與夫無作用于旁行仁之
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

何費之有無以秋而別賢否于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為
一己之度廓一己之度定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
基智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
廣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
孰能與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踈陋而文勝智而不本于
誠必穿鑿而術煩文勝之弊泛而要效術煩之弊雜而不明
天下之事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為理要之原舉之為易
簡之善不以察為明不以私為惠蓋其所執者要其所尚者
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殄不作其上
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氣
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
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智廣德

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臣愚恭遇

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恢濟之本極理亂之說
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述其畧以對
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
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足以
合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堯總明為元后而佑下民作之君
即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
人而安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者也君者立民之
命者也裁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禮之衰命討之權
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于義職分而後詳
于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

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求易徧情異則化未易
行求萬姓之咸休難得也聽言則易于匿情盡實則垂于廣
容求九德之咸事難得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
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
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下之克艱帝力不知由官師之
翕受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後世忘其守
豈非誠偽之別而治忽亦因之歟仰惟

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理敏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聽納
除冗後以止蠹害謹勸爵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子
官人可謂謹矣免雜祖以重民命發餘幣以蘓時艱減貢獻
以節浮費明冤獄以示平反其子撫民可謂密矣是宜海內
興富足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著極相讓之休郡邑向承

德之莫而保徵畢集嘉氣率暢矣夫何近年灾故迭興旱魃
為凶千里相繼淫潦損苗逾時不正白虹示警坤象下震星
變上現霍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說匪經之
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雨雹不為灾一氣
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窺晷度俯攷幾筮豈惟

陛下慮之在臣亦且疑之矣然延詢博訪備察遠聞民之困也倉
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獲未已而稱貸復行亦
有收不以時如蘊帙之所慮者矣播種以施而券契亦行亦
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所憂者矣南則病于稼產之虛北則
病于夫役之擾至于灾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粟烈不免于
■ 馮崇野誰飼夫蒙缺是以流離載道載相嗷上攘劫為生
益為糜賤遠壘屢起積骸在野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安

以生而民之司牧乃視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哉
乎哉

陛下既深思而歷言其弊矣也復何所言惟

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壹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祿不
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為心不以年數為限今
也上無責成之心下有苟安之計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
是安得不以利為利也

陛下有以處之乎

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進
以實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堦不得長奸有能如鯨猶謂方
命今也任其論說無以考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校其道術
是安得不以不肖為賢也

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古之課績也日有目成月有月要
歲有歲會故不察也今給由之制足以擬之否乎是賞罰無
可稽矣以選任言之古之舉用也官長舉其屬親怨無所避
故以情也今資格之限亦有避嫌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四
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群賢不登群賢不登則處
置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綠邊無固守之
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第寧是故天聰
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
安得不來

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爲知致弊之由則必有救
弊之方病化理之弊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了知人者而加
之意乎臣亦不敢爲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

陛下之誠意請揆其本而論之夫天聰明聖意憲古之訓也然天
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爲也各適其用而未嘗有心也山
澤之廣大汙疾之納藏而未嘗爲容也觀于天道可知君人
之度矣舜之大智也在隱惡而揚善禹之大智也在于行所
無事是故虐心以應之則得失自別下已以侍之則狡偽獻
誠聖賢改過不言絕德必察其微中才豈免必摘其短尚何
自新不與其往不必徧物是故水平則妍媸必見也衡平則
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覘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
則不可以服人而况在人心實爲至神上之好惡靡不審
上之情偽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偷示之以詐弊將安極
已未信而欲人之信已不可得也人之弗信而欲惟意之從

亦不可得矣可不戒哉雖然此其本也舉其端則端育不
可以不端也選舉不可以不慎也考課不可不精也欲端教
育在于正道術之習嚴考核之賢欲正其習則

祖宗所謂一以記誦為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

祖宗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為模範者可行也致本而尚質先德

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戒乎欲慎選舉在謹資格之弊崇德

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鑑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

考程願薦進之議而又正奔競之風重廉耻之節如是而選

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社

稷所謂以親民長吏轉有郡守有績則進爵加職者可法也

明齊則傅馥所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可責其成者可取也如

是而謂其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德不能行憲

天之說無亦所當留意者乎既得知人之說則安民者舉而

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革俗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更則

化不顯蕪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弊守其故則滯而不通及其

原斯順而可違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倦之道一心志

之趨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布象和法以歲變者也刑

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至于扞格

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膠固故視其機會及其理要以此為

官人之法固足以盡其才能以此為責效之規尤易于底績

矣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未耕是錯之所憂

也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因旱得雨而

皇祖無憂其復苗乃免田租今則雖有善政視為彌文多矣無亦

以實意行之乎陝西告饑請粟而

皇祖陪其賚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遲歲月久矣無亦以
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富貧不均畧為防制可也稅有巧計
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惠
政也豫儲蓄之備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
非遽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
以行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以公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遂
飽煖安逸之欲而無飢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如龔遂之
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僻而無敗衄夷狄何由至乎蓋不
但如趙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
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刈宴之取予而後為善計
也又何患于

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潜消哉然聖問于終篇尤有真識的見明
下玉道之說以誘愚臣之言而且戒誦畏之弊臣有以知
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至情六臣復何所願
忌而不盡哉蓋聞

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為未仁一念未誠猶為格天

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而懼心生者治之基
也嗚呼其殆天之交始終之義安在焉

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于己加念于民是心豈有二哉此
競業萬幾者也寅恭和栗者也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
靈不昧之幾也今之災變即替消也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
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者也取人以身即
知人之本于憲天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

戒之心也是心也是理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主得
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加以意必即非
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所謂泯然與物同体者也其得其
失不假外求匪思匪為乃所自得靜而養之而未始有物實
淵源也動而慎之而未始不足實溥博也故一念之覺即為
誠一念之放即為偽達于此為大智決于此為大勇而飾外
之說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為周流之妙失之而襲
取也乃為執一之行而似是之說不足動之矣以此窮理則
中有主而不雜于二三以此親賢則任必專而不疑于可否
以此為裁制宰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為事天治民之
則則恐懼而不弛也聖之學也有世之經也亦愚臣終身
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者曰夫鐘怒擊之則武悲擊

之則哀絲所感而入也張子之言曰誠言乃事君第一義不
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為缺然亦不妄舉以陷于目欺芻蕘
之慮有補萬一亦

大聖之所不棄也惟
陛下致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聖不疑善而興行之不細幸也且對世
大聖之德不棄也

六國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六國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六國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丙戌科嘉靖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言治道者有二曰王曰伯三代而上純王之
治也卓乎不可尚矣論者乃謂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
功五伯以力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果若是殊
乎其所謂道德功力亦有可指言者乎自是而後惟漢唐宋
歷世最久號稱平治其間英若詛辟固有專務以德化民而
致刑措之效力行仁義而成貞觀之盛至誠恭儉而收慶曆
之治蓋于王道皆若有廢幾焉由今觀之其施之當時而見
諸政事者果道歟德歟抑功力歟亦有可述者歟議者又言
漢三而未足唐猶夫漢也然則宋固可知矣豈世道愈降而
先王之道卒不可復歟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莫不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百五十餘年

以來亦既成純王之化矣朕嗣承

大統夙夜孳孳亦惟帝王之道

祖宗之法是遵是守夫何承平日久人心宴安固嘗勸農桑矣而

閭閻之間衣食益困飭武備矣而輦轂之下營伍不充士病

其詭遇也而流風相高顧傷于太激俗惡其奢靡也而守禮

之家不免于僭侈儲畜之政何歲不講一遇水旱至坐視赤

子之流離備御之策無時或忘一有邊警輒告稱兵糧之耗

竭夫統體紀綱人才風俗皆王政之大而足食足兵又今日

之急務也信如興滯補敝之不暇有允舉之又何擇于王伯

哉夫上有願治之君則下有輔治之臣是故道易交而志易

行也昔之人臣所以事其君固有以法天立道爲對以饑渴

教化爲喻以誠心公道爲佐治之具者夫豈不知尊王而抑

伯哉何卒混爲一塗而莫之能止也後之論治者有言蓋天

道則可以行王道又謂有內聖之德則有外王之業又謂必

有父母天下之心乃爲王道當以和者爲不易之論歟朕聞

王者之民勞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遷善敏德而不知其功

相安相養而莫識其力士讓于朝民和于野萬物並育各得

其所朕甚樂之甚慕之尙施何爲而可以臻此于大矣明于

王道有素矣其詳著于篇朕將擇而行之

臣龔用卿

臣對區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爲治之大用有出治之大本

爲治之人用存乎道出治之大本存乎德德存于心而爲道

之所以立道達於政而為德之所以行何謂德必其蘊諸心
思者一本於誠而無矯偽之雜何謂道必其施諸政事者一
出於公而非私小之圖故有是德斯可以為純王之心有是
道斯可以為純王之政德以本之道以行之則身居於九重
之間而化行于禪海之外充塞溥遍之功以成而於變時雍
之效以著矣自夫王道不明於天下而世之言治者始為一
切使安之術其推之已也則無本而易窮其及于人也則有
限而難久心其心而非王者至誠之心政其政而非王者至
公之政則其治效之所就豈可以仰同于王者之道德哉於
戲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為至而漢唐宋之君皆不足以與
十斯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日新既已具

聖人之德躬膺寶曆運際昌期又已得

聖人之時自

臨御以來五年于茲民安物阜道洽政治可謂極其盛矣方且
休道謙冲不以已治已安為足也而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降賜

清問倦々於王伯之說且以統體紀綱人才風俗足兵足食為

憂臣知

陛下有志于王道之大而陋伯術于不居也真所謂

大有為之君矣敢不採摭所聞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聞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其心本於誠
政出於公無所為而為者王者之道也其心雜于偽政出于

私有所爲而爲者伯者之道也。王伯之辨不出乎誠偽公私之閒而已矣。嘗即是而求之。羲皇而上玄風邈然不可追矣。言治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言聖者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是故堯以俊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萬邦協和之休舜。以玄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四方風動之化禹。以祗台之德達於修和府事之政。然後地平天成之績以成湯。以懋昭之德達於輯寧邦家之政。然後兆民名殖之治以臻文王之所以情肯西土者。以其緝熙敬止而久有懷保惠鮮之政也。武王之所以永清四海者。以其建極叙倫而文有真麗陳教之政也。是皆本諸心者。有大聖人之德而達於政者。有大聖人之道推之而準動之而化。故可以謂之總王。若夫伯者則推之不本于德而不能任王者之心行之不由於道而不能爲王者之政。如葵丘之會。假名於尊王。首止之盟。假名於定嫡。蒐田示禮。而實非禮也。存衛示仁。而實非仁也。有所因以爲功。有所強而爲善。其視王道譬猶桔槔之於雨露。火之於日月。其小大判然可知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之而伯則伯。此之謂也。然則欲求王道之大者。豈可離道德而爲言哉。嘗考諸群經之論曰。三皇同德而異化。五常同德而異教。三王同功而異勸。五伯同力而異率。蓋皇與帝之存心立政。固與王同。特因時而異其號。固非伯者以力假仁。補塞罅漏者所可同年而語矣。然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誠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于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焉而已耳。至若轉移之機。實存乎人。豈世道既降而終無可復之理哉。三代而下稱善治者。

不能爲王者之政。如葵丘之會。假名於尊王。首止之盟。假名於定嫡。蒐田示禮。而實非禮也。存衛示仁。而實非仁也。有所因以爲功。有所強而爲善。其視王道譬猶桔槔之於雨露。火之於日月。其小大判然可知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之而伯則伯。此之謂也。然則欲求王道之大者。豈可離道德而爲言哉。嘗考諸群經之論曰。三皇同德而異化。五常同德而異教。三王同功而異勸。五伯同力而異率。蓋皇與帝之存心立政。固與王同。特因時而異其號。固非伯者以力假仁。補塞罅漏者所可同年而語矣。然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誠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于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焉而已耳。至若轉移之機。實存乎人。豈世道既降而終無可復之理哉。三代而下稱善治者。

曰漢曰唐曰宋就其優者論之漢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固賢君也其議賑貸罷築臺抑寵倖容直諫以几杖賜吳王以金錢愧張武庶幾于王則其致固空虛刑措不用之效非徒然也唐太宗英明威武力行仁義固令主也其定田賦修府兵卻貢賦謹刑一因弓矢而悟治道增學舍而廣生員庶幾於王則其致外戶不閉道不拾遺之效非苟然也宋仁宗至誠恭儉始終如一亦仁厚之君也考其所設施者若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引輔臣而脩治道親君子而禮大臣亦庶幾于王矣則其致慶曆之盛而臻四十餘年之治其固然歟究而言之則文帝之心未曾溺於黃老太宗之德終有愧于閨門仁宗之優柔卒不能制夷狄之橫蓋漢之治雜乎伯不純乎王者

也唐之治雜乎夷猶愧于伯者也至于宋雖曰以仁厚立國家法最正然萬月未能盡舉是謂以弱政濟弱勢安可以語王道之大哉宋而後至于元則以夷變夏益可悲矣

上天厭亂篤生

聖人哉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續百王之舊服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立萬世之丕基其政之善心之純見於先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得舉舉其槩而言之綱紀不紊而內外有相維之勢統體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恤民窮則有種桑之法有給益之惠重教典則有國監之規有學校之詳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軍政有條例也禮儀有定式也則純王之政不在是乎嘗莊誦我

太祖之訓有云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觀其授受在允
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使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
欲施於外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

文皇之訓有云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
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不
忘也夫所以為運用推行之地則純正之心不在是乎
列聖相承益隆德業百五十餘年以來道隆化洽政善民安悅服
之誠著于遠邇尊親之念備于華夷純正教化固無間矣

陛下嗣承

大統嘉靖中

一詔與民更始所以避

祖宗之法而守帝王之道也然求其道不可不知其德守其法不

可不知其心臣伏讀

聖制猶慮夫王政之未能無弊王化之未能有成其志蓋已勤矣
而臣竊恐

陛下于德之修者或未盡純心之存者或未盡實則弊政豈能盡
除而化成之效豈能以遽致耶臣請得而畢言之勸農桑雖
有官矣然阡陌不識勞來之人惰遊率多荒廢之業以繭絲
先保障而徵求極其錙銖以撫字後催科而追促急于星火
求其如龔遂之勸民種植召信臣之修渠灌漑者果何人哉
是無怪乎衣食之益困也飭武備雖有條矣宗精銳者私役
于權門老憊者備數于行伍草場歲闢悉辦房閭之供應芻
豆月給咸歸將領之筐篋求如李牧以市租饗士种世衡以
銀鈎教射者果何人哉是無怪乎營伍之不卒也以士風言

大統嘉靖中

臣伏讀

之尚激直則以忠厚為迂濶務浮誇則以孝成為遲鈍孰知
新法之行程子以為悅聖德之詩范公以為憂乎則流風相
高不免于太激者理所必然矣以風俗言之峻宇雕牆民庶
僭公侯之分華衣美食禮儀無上下之章孰能蔬食布衣師
毛珩之儉或騶者樂畏楊綰之清乎則雖守禮之家亦不免
于侈靡者勢所必有也儲蓄之政雖嘗講也然督理之使更
代不常賞罰之典因循不舉簿書空存出納之數倉廩或無
顆粒之收是以一遇水旱而民之殫尾流離者不能無蒙袂
之耻備禦之策雖未忘也然屯營之地棄為汙萊任戰之兵
役于鈴閣尺藉之逃亡過半民運之積欠甚多是以一有警
報而將之倉皇告急者不能無倚予之困夫此六者固皆王
政之大端今日之急務臣愚以為欲勸農桑則當擇良吏以

為之牧欲飭武備則當選良將以為之帥欲正士風則當崇
德行之科欲厚風俗則當嚴諭制之禁欲廣儲蓄則常平社
倉之法不可以不舉欲固邊防則屯田鬻鹽之令不可以不
修然又必君臣上下同志一德各任其責而後王道庶幾可
行也臣歷觀前代見上有願治之君而臣不能將順以成之
則悲其臣見下有輔治之臣而君不能推心以任之則悲其君
聖策所謂明良相遇道易交而志易行也斷上乎不易斯言矣以
漢唐論之董仲舒之對武帝嘗以王者當法天立道為言魏
徵之告太宗嘗以經亂之民愁苦易化如饑易食渴易飲為
言諸葛之佐昭烈文嘗以開誠心布公道為本蓋皆庶幾王
佐之才也然論治雖切莫挽江都之行納諫雖勤卒有什碑
之憂叢策雖紓而不能復漢祚于既衰果可以為明良相遇

乎以宋論之程子謂盡天道則可行王道謝良佐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張載謂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蓋皆發明王道之旨也然洛黨之禍作而其道不用于時偽學之禁嚴而其言不聞于上又可以爲明良相遇乎是知王者之政必以道爲之用王者之心必以德爲之本使宋之君能用周程張朱而行其言則德修道立三代之治未必不可復興而惜其不能然也臣伏讀

聖策之終又有羨慕于王者之民至德之化且曰何施何爲而可以臻此欲臣等詳著于篇而又寵之以

朕將採而行之之一言是導臣而使之言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

陛下告哉夫

陛下既銳志于王道矣而又曰信如與滯補弊之不暇有克舉之

又何擇于王伯哉何其先後頓殊而好尚不一也此愚以爲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其本惟在

陛下之一心誠與不誠之間而已心苟誠矣而不能行王道者未之有也心苟不誠矣而能行王道者亦未之有也臣願

陛下力學以養此心持敬以存此心親進君子以維持此心不徒謹飭于會朝清明之日而必涵養于

深宮閒燕之中不徒競業于延接正士之時而必矜持于親近暫御之頃淫哇之聲奇巧之色不以雜此心便嬖之言側媚之態不以誘此心神仙佛老之事不以荒此心圖書劍馬之技不以蕩此心土木遊田之娛不以勝此心宮室侈靡之奉

不以移此心而又遠邪佞通忠直畧小利納遠猷審時宜以立政定

國是以保邦信遠佛之爲恭思儆戒之可樂如堯之兢兢如舜之業業如禹之孜孜如湯之慄慄如文之亦臨亦保如武之母怠毋荒若然則心誠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由是民富而邦本固矣財豐而國用充矣士習正而廉耻之節興矣民俗厚而朴素之風還矣蓄積日多而天灾無足患矣邊防日固而外侮無足虞矣凡天下之政有出于數端之外者皆不足以康

聖心之憂將見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陛下之所至樂者于是可遂矣苟心焉不正而欲行王道以望數者之效是猶操危檣而航大海垂敝輪而走長途求之愈深望之愈遠豈不難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識不足以通今然聞之昔人入主聞求賢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懷此念而耿于中者久矣迂踈之見幸因

明閱而發焉惟

陛下番神省覽倘以爲可採而施之于治則

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忠誠勿欺

天淵無計海無涯之至可驚樓

臨宗事世人不幸也萬事幸其計千日

正不... 萬事幸其計千日

四... 萬事幸其計千日

女... 萬事幸其計千日

... 萬事幸其計千日

... 萬事幸其計千日

... 萬事幸其計千日

癸未科嘉靖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

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隨之唐虞三代所

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為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姑舉

其大者論之如定禮樂明律曆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

賦興學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兵戎刑罰之制其建立有

本推行有序可歷指其實而言之歟後之稱善治者曰漢曰

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詎辭而考其治功所就終不

及于古何歟豈致理之道固不專恃于法制歟先儒之論有

曰善為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

于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舉宜莫急于此者三代

而上無容議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張弛風俗之淳漓亦有可

...

...

...

...

...

...

言者歎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豈無所自歎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鑒于

成憲益隆不替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蓋庶幾古帝王之盛朕嗣

祖宗鴻業抚臨億兆夙夜祇畏圖新治理而績效未臻和氣未應

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稽諸古而後有以驗夫因革之宜治

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紊夫先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當

知也茲朕欲勵精有爲期于化行俗美紹復我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予諸生皆學古通今明

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各殫心以對毋泛毋略朕

將來而用之

臣姚濂

臣對臣聞善治天下者固在乎立大法以為致治之且尤貴

乎端大本以為出治之要何謂大法經綸政務之道康濟民

物之方是也何謂大本人心一所以宰政務而御民物者

是也無是法則雖有願治之心而因革常患于失宜無是心

則雖有圖治之迹而先後常病于無序如是而欲綱紀之正

風俗之厚治功之善得乎故心所以宰制乎法而法所以推

行其心法者治之具而心者治之要也得其要者固不可不

求其具得其具者尤不可不先其要古之善治天下者無他

焉亦惟循用此道而已矣後世之所以不古者豈非徒恃

乎法制以為治具而未能先正其本原以為治要歟欽惟

皇帝陛下以剛健純粹之資高光明大之學

入紹大統光濟前休啓中興之令圖開太平之昌曆嘉靖天下
以綱紀風俗爲慮進臣等于

廷而

賜之清問所謂知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
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者也顯以臣之謏陋不足以贊
廟謨禪國論然而一得之愚亦安敢不爲

陛下效之乎臣惟人君膺天眷之隆而爲民生之主固不能舍法
以圖治亦不專恃法以爲治蓋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苟無法
以維持之則何以一其心志而使之各循其理何以息其爭
奪而使之各安其分故自古帝王欲一天下之治必順時俟
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而定爲一代之規如禮以正名
分樂以格神人律以和聲曆以授時疆理宇內以柔遠能邇

設立庶官以代天任事分田制賦以足國裕民興學養士以
惇化善俗選舉以興賢能考課以計吏治兵戎以禦外侮刑
罰以詰姦慝是皆治具之大所當修舉焉者雖世有升降政
有因革未有舍此而能圖治者也然禮樂教化由心而發典
章文物由心而著家齊國治天下平由心而推人君一心寔
建立法制之一而推行之序必自此始焉先儒朱熹嘗論善
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
又謂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不
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蓋所謂綱紀者是辨賢否以
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所謂風俗者必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是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君臣之間
苟知轉移振舉之機莫急于此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捕

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則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將見法制以綱紀之立而無頽墮廢墜之虞風俗以法制之行而無偷薄頹敝之習本末兼舉上下相因而天下之治于是乎成矣顧其張弛醇雜皆本于君心之能正與否此則治要之大尤當致意焉者又豈專恃乎法制哉臣伏讀

聖制蓋已深察乎此臣請以經之所載為

陛下陳之夫禮樂之為用大矣在唐虞則巡狩以修五禮典樂以諧八音在三伐則太宗伯掌五禮以防民偽大司樂掌六樂以防民情蓋建諸天地而同節同和者也律曆之所關重矣在唐虞則在璣衡以齊七政考聲而以察治忽在三代則五紀用序而時以定五音始備而聲以和蓋協于陰陽而至精

至密者也封山濬川而五服之遠近規畫甚詳體國經野而九州之險易界限不紊此其疆理宇內載諸禹貢職方者可述也詢咨岳牧而又分命九官以時亮天工訓迪公孤而又分命六卿以率屬倡牧此其設立庶官載諸舜典周官者可稽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唐虞之田賦也貢夏殷助周則又而用之大學上庠小學下庠此唐虞之學校也夏校殷序周則兼而舉之其選舉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夏官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人奠食者亦三代之常制也其考課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天官所謂宰夫受日考小宰受月考大宰受歲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誅賞之者亦三代之盛典也以言其兵比閭族黨即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術

茲非兵制之善者乎以言乎刑皋陶爲士能體夫欽恤之仁
呂刑有誥猶存夫敬慎之意又非刑罰之善者乎斯蓋帝王
之治法真足以爲萬世之法程者也然而數聖人者皆得夫
建立之本而不紊于推行之序精一執中堯舜禹蓋以心法
而相授是以任賢去邪罔惑于疑貳命德討罪允協于明威
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黎民於變而萬邦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哉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蓋以心法而相傳是以懋官懋賞必論其功
德而私讒不得以苟容三宅三俊必任夫吉士而儉壬不得
以相間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商邑周協而四
方徧德時罔不變而允升大猷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
哉三代而下雖有願治之君而于爲治之法或未能畢舉雖

有爲治之法而于出治之本或未能深探其治之不朽者有
固然矣在漢則創業如高帝中興如光武恭儉如孝文雄畧
如孝武綜核如孝宣明察如明寬厚如章皆一代之賢君也
用叔通之綿蕞歌唐山之樂章考落下闕之筭法參司馬遷
之律書建立郡國而統之以十三部官分中外而列之以十
六等輕徭薄賦而賜民田租臨雍拜老而諸儒問難興廉舉
孝則見于元朔之詔考試功能則揔于丞相之課郡國有材
官之設京師有南北之屯而內外足以相制次律令以示畫
一除肉刑以全民生而仁恩足以勝殘其法制亦云備矣在
唐則文武兼資有如文皇初政勵精有如玄宗剖明果斷有
如憲宗皆一代之賢君也新禮修于房玄齡雅樂定于祖孝
孫清聲作于開元曆法備于大衍因山川之形便而分道立

州倣六卿之率屬而限宮任才口分世業而井田之制尚存
大召名儒而弘文之館肇立選人之途有四而主以二銓之
法考功之善有四而差以九等之制建府立衛則假鄉遂之
師矜刑慎獄則謹覆奏之令其法制亦云備矣在宋則仁孝
豁達有如藝祖克薦前烈有如太宗忠厚惻怛有如仁宗賢
一代之賢君也有禮圖纂義諸書有平晉大安諸樂和岷論
鍾律而胡瑗范鎮之說迭興司天修曆法而觀天乾元之名
繼作建官始于乾德而元豐則又新之分路始于太宗而神
宗則又增之履畝制稅而限天下之田興學育材而崇蘓湖
之教踵唐規以銓試而益以律令經義之條設磨勘以適廷
而主以審官考課之院設禁兵以備宿衛列廂兵以隸諸州
而軍刑亦詳頒卹刑詔于天下直審刑院于禁中而刑獄不

濫其法制亦云備矣夫法制雖備而世主無正心之學不悅
詩書專尚黃老習于刑名惑于符讖而七制之心術已荒首
復浮屠行瀆人倫耽于聲色溺于佛骨而三宗之心術已壞
陳橋啓祚金匱渝盟或矯誣不明或剛斷不足而宋世人主
之心術亦未有能自正者是以當時之治貴者未必有功而
罰者未必有罪上者未必皆賢而下者未必皆不肖舉其大
者言之如疎賈誼而親鄧通外汲黯而內平津王吉謝病而
恭顯用事韓歆被譴而子密受封漢之綱紀豈能盡正哉信
不能保魏徵之直而許敬宗得以列于朝明不能燭林甫之
姦而張九齡無以安其位李絳與吐突承璀而並進裴度與
皇甫湜而兼收唐之綱紀豈能盡正哉竇儼以宿儒受知而
盧多遜之儉邪則弟之堯柴禹錫以上變見用而王禹偁之

抗言則弗之容歐陽修論朋黨而無益于去留范仲淹抑僥倖而不勝其謔諉宋之綱紀又豈能盡正哉夫上下之分不定而賞罰之施未公則法制何自而立風俗何自而厚乎故西漢之風俗雖曰以經術爲尚然觀德色諛語之策四方逆賊之奏則所謂薄惡者亦有之矣東漢之風俗雖曰以節義爲尚然觀朱穆崇厚之說潛夫浮侈之篇則所謂澆靡者亦有之矣唐人尚詞章此風俗之近淳者也觀正俗之風與獨行之傳而有以知唐世之多僻宋人尚理學此風俗之近古者也觀明禁之文與憫俗之論而有以知宋俗之不淳上無綱紀以待之下無風俗以驅之故漢之治效蓄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踈濶刑罰大省可以言治矣而不免有雜霸之弊唐之治效斗米三錢牛馬被野民物阜繁四夷降附可以言

治矣而不免有雜夷之弊宋之治效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可以言治矣而不免有武畧不競之弊失其本原而徒恃法制果可以爲治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益隆不替道配帝王而治超近古豈無道以致之哉臣

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聖訓矣如曰人主平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又曰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之本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而又持之以敬

天愛民之誠勵之以求賢勤政之志究心于洪範之學垂情于修
義之書故能潤色鴻業損益百王如命牛諒制禮命陶凱定
樂而中和之用著正胡元之聲頌大統之曆而陰陽之候調
內設京畿外列藩省而疆理有方首明職掌次辨禮儀而官
規有叙差土田之高下以定賦稅而酌輕重之宜立府縣之
學校以明彝倫而廣絃誦之化以經術取士而選舉精以年
資叙遷而考課實以五府治軍而撫于本兵則兵政有統以
六律論刑而參以

大誥則吏治不苛信所謂端其大本而立其大法矣則其復古帝
王之治而陋漢唐宋于下風者端有自哉是以綱紀正而風

俗厚法制舉而治化隆百五十餘年于茲然成者易毀盈者
必溢加以正德以來權姦蠱惑而法令滋章

陛下應期而興遠承其後此正

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持臣謂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

陛下之大有為也昔者

踐祚之初

改元一詔萬化俱新如徵耆舊以表名德登才俊以興事功容
直諫以開言路斥佞倖以敦士習誅姦逆以昭邦憲褒忠直
以勵世風蠲逋負以甦疲瘵洗煩苛以釋冤滯剔蠹弊以儲
貨財清冒濫以惜名器修瑕以德消疹以和改紀其政而綱

紀振于上申訓其風俗移于下由是海隅蒼生莫不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正如天地又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晦忽開則明雷霆久蟄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豈非臣民之一快哉以

陛下功烈之盛化理之隆雖商宗周宣何以遠過然邊陲戒嚴而盜賊竊發乾象失度而災異頻仍績效未臻和氣未應信有如陛下所慮者雖修省之詔屢下而消弭之效未聞

陛下豈得晏然而已乎臣愚以為事必稽古所以立法也所謂禮樂律曆之類皆法之所寓也

陛下誠能以稽古為今遠宗帝王近法

祖宗則典章經制因革適宜大法可立而治具彰矣治必端本所以正心也所謂綱紀風俗之施皆心之所推也

陛下誠能以端本為先委任大臣聽用臺諫則綱紀風俗先從有序大本既端而治要舉矣夫如是則大化神明而鴻恩博洽績效何患于弗臻日月貞明而雨暘時若和氣何患于弗應陛下求治之心不至是有慰者乎抑臣猶有說焉蓋天下之治統于人主之心而人主之心天下之所共賴者也心存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知所以正心矣臣特慮夫操存之甚難而察識之未至耳何者一心之微攻之者衆大官備玉食之奉九御儼紫庭之列繁聲或足以悅耳采色或足以娛目嬖倖或希意以逢迎邪私或乘間而浸潤寶王遠物或以開貢獻之門玩以細娛或以擊盤遊之端一

起或以貽晏安之漸一言之輕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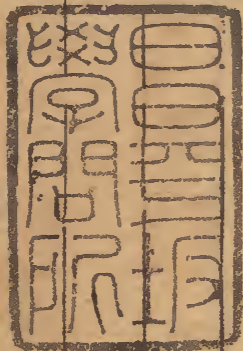
或以來諛佞之媒一翰乘快命令之所由輕一恩之濫施
僥倖之所由啓凡此數者皆足以害治者也倘少惑焉臣恐
聖心虛明而靜一有不得如前日者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深維前事之鑒永爲克終之圖涵養善端培植治
本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持之者必嚴紛華波蕩之中而所
以鎮之者必固愛憎易徇之情而所以矯之者必力其美可
悅之言而所以防之者必深以聖人之訓爲當從以先王之
治爲可法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而于視聽無所蔽順天下
之心以施號令而于取舍無所私朝夕夢寐有四海蒼生之憂
宵旰經營存萬年

宗社之慮如此則本原之地日益澄澈是以帝王之道而圖帝王
之功以

祖宗之法而守

祖宗之業綱紀常張而不弛風俗常傳而不薄大法無不修而大
本無不端績效無不臻而和氣無不應天下仰之萬世誦之
陛下致此無難而寔臣愚之所深願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一卷終

狀元策

百七

天淵不類渾對之至且並樓
對不疑此無難而實引愚之世與國若也引下
本無不識然必無不義而味陳其小善入下情之
願宗之業雖時常費而不動風習常新而不移入去
願宗之去而宗

